



歴史綱鑑

十一之



甲子 8
744
6



伊門
744
卷6



馮鏞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十

宋

涑水

司馬光

通鑑

考亭

朱熹

綱目

明

趙田

袁黃

編纂

潭陽

余象斗

梓行

○東漢紀東都洛陽故曰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之孫也莽末起兵

壽六十一○恢廓大度才明勇累故能芟刈群雄克復舊物未及
于車先訪儒雅表行義興學校東漢之俗於斯為美然不任三公
事歸臺閣建武永平之間史事
刻深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建武元年蕭王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更始初諸賊並起各
以軍容強盛為號故

鐵脛大搶五幡并尤來四者皆賊之名也元氏漢縣名今屬直隸真定府追至正平連破之王引軍還前復遣
吳漢等追尤來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

綱鑑補 漢代十卷

果然失吾
名將
追及相見
丑雜

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

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於薊相見其謹

綱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王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王不

聽行至南平棘名諸將固請之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指親戚捐

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附鳳翼以成其志耳

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

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鄆名縣召馮異問

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會儒生疆華

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謂群雄角力也易四七之際火為主

臣因復奏請王乃從之即位於鄆南光武後改為高邑書法何正統也

姓名光武
同舍生也
漢德尚火赤火色也伏藏也
曰劉

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謂群雄角力也易四七之際火為主

二十八也
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或謂四七之際

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故云四七之際又言二十八將亦應四七之數

四七之際
久為王

漢王已平天下
未正尊位
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
光武

是時更始既已敗
四方私竊名號者非一
中外皇皇莫知所向
世祖

苟不早正位號
以繫人心
則天下之望孤矣
故書蕭王即皇帝位改元

大赦者深幸之也
烏可以

高祖為比而擬議之哉

胡致堂曰
光武起兵何為也哉
始則為宗社復讐除去王莽既而兄續

此既平雒陽將下
諸將稱尊人心不歸
天下失望英雄才智雲合景從

縱微赤伏符孰以為
不可何必見符命然後
決計乎正使符命有劉秀

之文固已當之又何
必按據以為受命之徵
也其後拜三公三人而二

人取諸符識逮眾情
觸望繞其一一而王梁
尋坐罪廢讖言安在烏呼

以英睿剛明之主
親見王莽信尚奇怪

而躬自蹈之其為
盛德之累亦豈少哉

丁南湖曰
蕭王之即位其大義
有四焉應天命順人心承正統復祖業

大義無以為後王
即位之訓矣故綱目
揭大義書之曰蕭王即皇帝

位大赦改元而其
符則以分註微責之

赤眉西向帝城
以名為群賊不可以
久乃立宗室劉盆子
為上將軍

盆子
盆子
盆子

七月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封鄧侯禹時二十四又接赤伏符

故式候萌之子年十五時在軍中主牧羊披髮徒跣散衣赭汗見

眾拜恐畏欲啼步行曰徒赤足曰跣赭音者赤也面赤而汗流

疑以赤符

禹為大司徒

徒封鄧侯

語

以王梁為大司空

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以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真漢為大司馬欲以識文用孫咸行

全

晏然撫循百姓門下督謀為湛起兵湛收斬之於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

伏湛以循

大司徒事重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

雅夫不為

○伏湛分俸祿以賑鄉殺亂督以安却及事光武任內職曲舊 下南湖曰制諫止漁陽之兵收降平原之賊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

行已在于

鑑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走將相皆降詔封更始為淮陽王○鑑初宛人

茂仁政

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心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

平間為密令密縣屬鈞州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

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

焉之而受乎屬託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

受何故言耶凡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亭長素善吏

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

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

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茂為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言雖遺棄

求茂茂時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音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

傅封褒德侯按茂病免於居攝則存本之義明乞骸於更始

溫公曰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推聖而敵之人權畧詭

胡致堂曰世祖之所以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屬從事一如舊章識者以此說耿况矣所到不擄掠焉異以此下苗萌矣僚

以此喜悅矣平王即燒棄文書反側以此畏服矣命將不必屠城畧地

光武知所

先務

世祖所以

光復舊物

名冠天下

受重賞

光武獨取

思厚之臣

旌循良置

辟公之首

光武知所

先務

世祖所以

光復舊物

光武知所

先務

世祖所以

光復舊物

獨終九成之奏

認馬不立

要在平定安集之赤眉以此破散矣泛觀建武政事咸有思而無教此所以光復舊物享祚久長也若方用兵征伐之時他善不著獨封一循吏遽可成功此近於迂儒滯見非尚論之達矣如漢高約法三章則其時多寬大之政唐太宗首戮倭人則終身有從諫之美譬猶天或一擊而無送愁擊鼓祝敵笙簧相與應和則蕭韶亦安能獨終九成之奏哉

丁南湖曰卓茂為令之政信乎循吏范史不以傳於循吏而以置於以出有失馬者認其馬而茂心知其謬乃亦以馬與之茂之處物允類此則雖仁恕而失之過非聖人大中之道矣故范史但許其近於仁隣於恕可謂善摧衝者矣○按范曄卓茂傳曰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隣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袁了凡曰亭長受饋卓茂不以律懲而以禮徐訓其民而靖之此所謂昧受諸人則當事之際必有格而不行者夫懸魚懸鹿非高風乎或曰彼為亭長耳為縣令則不可曰不然唐人有言取之在義不在官且記不曰小臣廉乎

臣廉乎

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

曰諸將圍洛陽數月朱贛堅守不下帝以岑彭嘗為贛校尉令往說之贛曰大司徒被害時贛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贛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

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贛即降拜平伙將軍封扶溝侯車駕入洛陽南宮遂定都焉

鄧禹駐節

鄧禹駐節數暴虐更民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東勝獨克而師行有紀旅之行皆望風相携負以迎携在手負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勞來並去鼓謂慰勉而招延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

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栒邑在扶風即所到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

十二月赤眉殺淮陽王張印等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帝詔鄧禹葬之霸陵

復招聚其眾興脩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焉

傾身為布西州貴儔身接引為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為賓客彪釋之由此名震西州

聞於山東○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

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朴作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

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

財產與生財日殖貴其能賑施也賑音整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

貴好士往從之貴甚敬重與决籌策

○賈馮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

河西殷富重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

此遺種虜也乃因趙萌求往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

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推融行

河西五郡大將軍事

○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與長

綱戊戌二年正月悉封諸功臣為列侯○

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

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

也以軍功當增封識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

也帝從之

○起高廟於洛陽四時合祭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於宗廟之右立郊兆於城南○鄧禹

入長安謁高廟收神主送洛陽因巡行園陵置吏士奉守

○鮑永馮衍知更始已亡乃悉罷兵既而永以立功為帝所用衍遂廢棄

道難知人道易守守道而已何患死亡

○以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

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更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責譚頓

首謝罪

始用孝廉為尚書郎

起高廟於洛陽

人道易守

此其失其常度
宋私離席
免冠
舊讀以生
直學主
威名德言
夏及

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道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湖陽公主光武之妹也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貧者食糟糠言嘗與共貧賤也不下堂不忍出之使下堂也帝顧謂主曰事未諧矣范曄後漢書曰宋弘止繁叢

丁南湖男不親求女不親許禮也按春秋魯信公愛其女季姬使自子節不夫也湖陽公主新寡光武但當誨之以婦節責之以夫喪迨其再婚則上以君命下以廷議可也夫何即與共論朝臣使自擇配及其意在宋弘則待弘進見而令主坐屏風後是明示以相窺相從之意若以春秋之義律之則光武不君而湖陽不婦矣宋弘念糟糠而却帝妹其真義夫也哉

鑑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帝接

之不能滿其意以此懷不平遂發兵反攻朱浮於前史畧彭寵不平浮

密奏寵寵聞舉兵攻浮浮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者逆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以至河東見郡丞皆白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廷則為遼東豕也奈何以魚腸而結怨天子此猶捧土以塞孟津也寵怒攻浮

轉急會耿况遣救而得脫**封兄縯子章為太原王興為曹王淮陽王子三人為列侯**

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疆為皇太子

秋賈復擊石陵新息皆平之石陵今改郟城縣屬開封府新息縣今改為息縣屬汝寧府○**鑑復部**

冠恂在賈復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復以為耻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勅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

而更士皆醉遂過去恂遣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

一人兼兩
入饌
兩虎安得
私鬪

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

同出 賈復生車

賈復生車

賈復生車

賈復生車

賈復生車

賈復生車

賈復生車

賈復生車

賈復生車

賈復生車

車同出結友而去

胡致堂曰

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者非也廉藺之勇先起於頗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使復明帝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逮至帝前忿猶未解殊無責已訓教不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降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班乎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慙謝然後開宴慰勉聽其自釋則尤善矣

冬遣將軍岑彭王常討鄧奉○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群臣曰此

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

彭率七將軍討鄧奉

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

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救異曰三輔遭王莽

更始之亂重以赤眉之酷元元塗炭元者善人也元元者非一人也

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不軌謂陰謀營堡營堡障小城也降者遣其

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堡無使復聚征伐非必更地屠城

要在乎定安集之耳念自修教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

布威信群盜多降○又詔徵鄧禹還曰慎勿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

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筆管之筆馬也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溫公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敷時釋思戎祖惟求定言王者之志在

丁南湖曰論將者不貴其才而貴其氣之足以御才不貴其智而貴其

休兵北道以觀赤眉之敵此亦計之得也光武欲意其功遂迫進討乃

致赤眉復入禹無以抗故不勝忿恚而敗兵屢北豈非氣變之不能持

守哉此何去非之所論所以深致惜於光武之任將鄧禹之得君也

丁亥三年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徵赤眉戰輒不利要馮異共

攻赤眉異曰赤眉衆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又以士卒饑倦

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軍走與摩

下數人歸營後收散卒堅壁自守

陳氏曰鄧禹以拘邑付之惜惜叛其失在不知人而已今慙受任無功

不量可否用饑卒取敗可謂不知命矣若馮異不守所見曲從

所見

征伐安在

平定安集

王者志在

安民

光武用是

道

鄧禹失在

不知人

鄧禹不知

命

馮異不守

所見

立四廟於

至春陵節侯春陵節侯買鬱林太守外鉅鹿祀父南頓君以上

馬異大破

萬人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晏日過賊氣既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

赤眉於殺

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潏底潏何交反通作峭山名也今

奮五澠池

帝降重書勞異曰始雖重翅回谷回谷在澠池之北俗名回谷與終能

東陽桑榆

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也收之桑榆桑榆木名謂晚也或作

待劉盆子

將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

無所恨

日得降猶去虎口也歸慈母也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錐

錐之微有剛利者

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

唐仲友曰

皆誠服而無後患也

丁南湖曰

創業中興之主以忠厚待敵人者其惟光武乎赦淮陽赦盆

二月劉永

立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步執伏降殺之○

上遣伏降使張步

步欲留降與共守二州降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降而

受永封降遣間使上書曰臣降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

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降為念帝得降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

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降後三月以伏湛為大司徒

隆湛之子也

恨不且許

伏隆授命

不顧

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降後三月以伏湛為大司徒

陳延平曰伏隆之求還足以成命矣死而無憾安用且許之乎光武之言所以慰其父耳

涿郡太守張豐反與彭寵連兵時關中眾寇猶盛馮異且戰且行屯兵

上林苑中以擊豪傑不從令者威行關中○天將軍耿弇擊延岑走之

其將鄧仲况以陰降○初仲况居陰縣而劉歆孫襲為其謀主前侍中

耿弇以書說之仲况與襲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

耿弇從容言於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

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吳養心曰此事與

十一月遣大中大夫來歙使隗囂○自帝謂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

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忠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奈何歙曰臣嘗與

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

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乃奉奏詣

闕帝報以殊禮

戊子四年四月帝如鄴遣三渾擊五校於臨平破之遣耿弇祭遵等討

張豐斬之弇遂進擊彭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裹髮

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為誰破之豐乃知彼詐仰天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

進擊彭寵弇以父兄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不敢獨進求詣維陽詔

報曰將軍舉宗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求徵况聞之更遣弟國入侍

八月以侯霸為尚書令○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

其郡帝徵霸會壽春臨淮壽春皆縣名拜尚書令時朝廷無典故又少舊

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丁南湖曰侯霸篤志好學守正奉公保江淮於王莽之末則世亂而其

器轉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正斯人之謂也蓋光武臨極首寵卓茂

十一月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更始之末公孫述即帝位於成都

隗囂使馬援往觀述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開侯所以為既至當握手歡

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

見長奉書入

侯霸係秦前代善政

侯霸為尚書令詰

求還足以成命
馮異威行關中
其功
耿弇請兵
益兵事同
西州方略未知所任
隗囂以漢為名

將軍宗
為國
以侯霸為
尚書令
侯霸獨能
保全其郡
侯霸係秦
前代善政
侯霸為尚書
令詰

此子何足
又稽天下
士

曰天下雌雄未定禽鳥之牝牡曰雌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周公一飯三吐哺起以待

此子何足
又稽天下
士

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邊幅遠畔也脩飾者若布如偶人形刻木塗泥此子

子陽井底
不如專意
東方

何足久稽天下士乎稽留也因辭歸謂蓋曰子陽井底蛙耳言如蛙坐井中

大度同符
高祖
帝王自有
真

奉書洛陽援初到帝在宣德殿南無下袒幘坐迎無堂下周屋也笑謂援

謂陳列
於階

曰卿遊遊二帝間二帝謂蓋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

謂陳列
於階

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援述皆扶少相善猶相臣

謂陳列
於階

前至蜀述陸戰而後進臣謂陳列於階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

謂陳列
於階

姦人而簡易若是易指光武岸憤迎笑也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

謂陳列
於階

卿大度同符高祖符合乃知帝王自有其也指光武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

謂陳列
於階

曰十二月公孫述遣兵屯陳倉隗囂遣兵助馮異擊破之遣使上狀帝報

謂陳列
於階

以手書曰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羗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

謂陳列
於階

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如今子陽至漢中三

謂陳列
於階

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其後述

謂陳列
於階

遣使招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故蜀兵不復止出發明君子樂成人之美

謂陳列
於階

而併沒其始之善綱目書置遣兵助異與述遣使招囂囂斬其使

謂陳列
於階

等語皆所以示予之意也使置始如此亦何不可之有哉

謂陳列
於階

鑑已丑五年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計起問以東方

謂陳列
於階

事謂囂見援問曰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

謂陳列
於階

大節略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

謂陳列
於階

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泥也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舉動則又不

謂陳列
於階

喜飲酒囂意不悅不悅曰如卿言反復勝耶反更勝

謂陳列
於階

胡致堂曰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

謂陳列
於階

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爾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

謂陳列
於階

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爾蓋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

謂陳列
於階

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

謂陳列
於階

大節略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

謂陳列
於階

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泥也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舉動則又不

謂陳列
於階

喜飲酒囂意不悅不悅曰如卿言反復勝耶反更勝

謂陳列
於階

胡致堂曰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

謂陳列
於階

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爾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

謂陳列
於階

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爾蓋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

謂陳列
於階

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

謂陳列
於階

大節略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

謂陳列
於階

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泥也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舉動則又不

謂陳列
於階

喜飲酒囂意不悅不悅曰如卿言反復勝耶反更勝

謂陳列
於階

胡致堂曰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

謂陳列
於階

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爾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

謂陳列
於階

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爾蓋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

馬援不識
高帝
高祖天資
極高
要自儒李
中來
湯武之聖
亦可至

王霸開營
固守

射中霸前
酒樽
王霸安坐
不動
不戰而屈
人兵

者也後世有狀人之侖儻不泥者必曰無可無不可窮究要歸則纔足
謂之無不可爾○又曰無可無不可隨時變易之理聖人之能事也高
祖雖曰長於從諫善於趨時何足以語此馬援以是狀高帝非唯不識
高帝亦不識無可無不可之義也
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論學謹行義故天下已定則戰兵閉關保全功
臣思慮甚密動如節度要亦自儒學中來耳至於尊禮遺逸褒崇風節
又未易及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為當務則湯武之聖亦可至此亦
可歎也

自魏茂救周建於雷惠馬武為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乃閉
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為捕
虜將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果勝輕
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眾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已而果然茂
建復挑戰霸堅卧不出方享士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謂軍
吏曰茂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
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建於道死茂奔下邳○鑑彭寵為頭子密等三

人漢名奴為蒼頭者服
純黑以別於良人也殺寵以降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璽議曰伯通之叛命于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相蔽宜置於法
可侯也此而可侯則漢爵為不足勸矣

綱吳漢耿弇等擊富平獲索於平原大破之弇遂進討張步

帝以郭伋為漁陽太守伋乘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

匈奴遠跡戶口增倍

丁南胡曰郭細侯初事世祖為尚書令數納忠諫爭是誠直臣也出守
厥功是誠良牧也乞骸骨而終年八十六帝賜宅賜財以養其老賜家

賜帛以榮其老此亦君臣一奇遇也

鑑平敵將軍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

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

延譖已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

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

矢其言

龐萌可託
孤寄命
龐萌社稷
臣
將軍得無
笑其言

以郭伋為
漁陽太守

漢爵為不
足勸矣

伯通之叛
命于密之
戕君同歸
於亂罪不
相蔽宜置
於法

漢名奴為
蒼頭者服
純黑以別
於良人也

伯通之叛
命于密之
戕君同歸
於亂罪不
相蔽宜置
於法

馬會雅陽

鑑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者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外家王氏也謂以勢假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咸稱劉氏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昔秦失其鹿劉氏逐而持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為著天命論以風切之曰風諷也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之符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雖勇如信布謂韓信強如梁籍謂項梁成如王莽謂王莽篡位其勢已成也然卒潤鑊鑊都郭反而欲足者伏質伏質如守言伏亨醢分裂又况公麼不及數子公麼皆微而欲

班彪王命論

神聖有命

公麼不及數子

知漢知興

帝王之分

高帝大略

英雄誠知

班彪避地河西

聞奸天位者慮普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陳嬰為東陽令也居縣中素信謹東陽少年殺其令欲立嬰為王母謂曰自王我為汝家婦未聞汝先有貴者今日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乃止王陵之母知漢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發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帝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英雄誠知覺悟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覬音冀幸也覦音余欲也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河西漢之縣名今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是也寶融以為從事彪遂為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

丁南胡曰

班叔皮通儒上才年二十餘初避亂而就隗囂即以歸漢勸數應三公之命輒辭去范史贊曰行不喻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惟斯人得之矣

鑑寶融自守河西聞帝威德心欲東向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

張玄說當

貴使辨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當

各塲土宇與隴蜀合從融謂隗囂蜀謂公孫述以和高可為六國下不失

尉佗佗名也姓趙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

皇帝姓名見於圖書漢有再受命之符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

書詣隗陽帝賜融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

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

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

有任賢敷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凡裂土以分諸侯其受

者謂立分疆也無分民者自適已事而已謂宜自謀順因授融為涼州牧

張步聞耿弇至使其將軍歷下地名又分兵屯祝阿祝阿漢縣名今改

為禹城禹城屬山東

會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時張步都劇劇漢縣名今壽弇至臨淄臨淄屬山東城出不意

平日拔之入據其城以激怒步兵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攻弇弇大破

之是時帝在魯今交州曲阜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

劇虜兵盛時張步都劇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

擊牛驪酒驪酒謂以筐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

旦至暮復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旁引其騎若

步果引去復起兵縱擊追至鉅昧水上鉅昧水名一名巨洋按八九十里

僵尸相屬後數日車駕至臨淄勞軍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

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

拔勛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落落

猶味聞也一云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

言不相入也平壽漢縣名今改維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

章成

西界功足相方

功尤難

張玄說當

尉佗

皇帝姓名見於圖書

攻權在將軍

文輔微國

有任賢敷

者謂立分疆

張步聞耿弇至

會渡河先擊

平日拔之入

之是時帝在

劇虜兵盛

擊牛驪酒

旦至暮復

步果引去

僵尸相屬

將軍攻祝

拔勛敵其

章成

西界功足

功尤難

光武初起
大李
極盛文物
帝可謂知
所先後
光武得致
治之本
儒士半天
清議扶持
王空
朱子推原
古制

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詣奔軍門降奔入據其城眾尚十餘萬輜重七十餘
兩皆罷遣歸鄉里封步為安丘侯安丘縣屬青州奔復引兵至城陽今濮州雷澤縣是也降
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奔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
嘗挫折焉

丁南湖曰耿伯昭平郡四十六其功信偉矣而屠城三百其酷甚慘也
名自終此理之不可究者也先哲論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之故其然豈
其然乎

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稽式古典脩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綱
書初起太學帝還
視之還讀作旋

書法初者何志始也帝即位於是五年日不服給
而能留意學校親臨視之可謂知所先後矣

朱沛國曰帝方被甲躍馬以平寇亂乃首建學校以復三代之盛可謂
扶持王室姦夫大盜環視九鼎而不敢動者蓋權輿於此也

尹氏曰禮王制王親視學則學謂之視者古也自漢以來則謂之學矣
道之意特嚴於一字之間亦豈無所本歟

侯霸拜關
仲叔
見公喜懼
者云
伊叔投効
皆云
陳豎百比
西伯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為大司徒○國霸聞太原段仲叔之名
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謂苦倦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
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
人也遂辭出投効而去投効投上也案罪曰効上狀自効有過

綱陳豎遣子入侍長子○國豎豎已飾智每自比西伯議欲稱王鄭興曰
昔文王三分有二尚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祖
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世無宗周之祚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
之事招速禍患無乃不可乎乃止帝使來欲說豎遣子入侍豎聞劉其將

王元說豎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圖
王不成其敵猶足以霸要之思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蛇蚓同置心然
元計雖遣子入侍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
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失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重書數到委

一丸泥東
封函谷關
魚不可脫
孤洲
神龍失勢
與蛇蚓同

天之所福
非人力

天之所福
非人力

守衣不負
然諾

嶺南華風
始於三守

入見伏而
不謁

范升幼奉
周黨

周黨有懷
願守所志

明王聖主
必有不賞
之士

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於萬
乘者哉豈不納○**綱**交趾牧鄧讓等遣使貢獻○**綱**岑彭素與交趾牧鄧
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
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趾教夷民以禮義帝復以死人任延為**九真**太守
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於三守焉

綱徵虜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綱**時黨

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

山陽隰名今屬直隸淮安府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

不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偃蹇驕傲貌悍候肝反猛也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

不能死君言其武勇不能為君盡死節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

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賞之士伯夷叔齊不食
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綱**帝少與

耕釣公富
春山

布被瓦器

友人拒不
肯見

披羊裘釣
澤

子陵不可
相助為理

我竟不能
下汝

客星犯御

嚴陵灘焉

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畫像其人物類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

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漢富春縣之西有富春山以壽終於家○王良

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

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途不能登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

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歎自後連徵

不應卒於家書法書不至何嘉守節也

本傳曰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

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

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

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

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

我竟不能下汝即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

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

故人嚴子陵共卧爾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釣富春山後人名釣處為

嚴陵灘焉

袁了凡曰客星之出無恒時居無定在以寓於星辰之間如客故名之
凡史載客星所經分野雖大小遲速不同並未以有為吉占
者惟漢桓帝與鄧万世通女飲博則客星遂犯帝座此為屬主壬夫之應

光武嚴陵君臣之際
光武遂子
嚴之高
駕馭人才
三君五姓
嚴所當
二人非光
之比
嚴光誠侯
嚴之語
光非碌碌
與治致化
之方

也若光武英主子陵逸二一且高會乃召逆象豈天道哉按漢書子陵
徵在建武五年並未載客星事至三十一一年十月有客星耀二尺許西
南行明年二月在輿鬼東北占曰死喪後三年而帝崩則客星之果為
祇異明矣里巷不識客星徒高子陵之不臣於帝遂傳會是應以相認
異范曄偶不察而拾之傳然終不再見於紀志故知亦偶失之筆而未
及削也後司馬循資治鑑灼見其誣削而不書可謂卓識哉
胡致堂曰善哉光武嚴陵君臣之際也高平范仲淹論之曰光武於是
之上九象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
能成光武之大也完君子有言曰創業垂統與增光前烈之君待遇臣
下其體雖一然嚴威儼格常施於瓜牙介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
氣柔巽謙裕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厲其蘆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
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世示光武三君者內平四海外警百蠻可謂英
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秦楚而平四海外警百蠻可謂英
能行於匈奴西域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能行於四皓世宗之威
能行於嚴光周黨何也感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
屈於所當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免於亂世之禍矣
尹遂昌曰嚴光之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而見之
非光之比明矣宜光之愈不屈也嘗即光傳考之見於讖切侯霸之語
則光固非碌碌者向使帝不屈光以官爵而惟以故人待之從容訪
問必有與治致化之方補益中興夫以年尊德劭之人帝不能待以賓
師之禮乃欲臣而用之宜乎光之不應也後之論者但知光之不屈為

不居自
高而不知光之所以不屈者其意固自有在特其識量素高此意漸然
不露圭角是以天下後世莫得而測識爾
張南軒曰子陵為光武之故人高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
才之盛其為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方正學曰子陵不事光武或以不事王侯為子陵之高子陵豈為名高
矣之流約祿位之術吾知子陵不為是也子陵與光武布衣研席之舊
知其志趣德量之淺深審矣苟光武推誠善任子陵寧不少與相輔以
濟斯民乎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改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
群臣以非議而見罷黜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其不默然以固位必諂諂
與之爭光武豈能堪之與其用而使入主有疎薄故舊之嫌則孰若不
仕以全君臣之義哉此子陵所以為君子而後世莫能窺其本心者也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子陵近之
後漢書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
吊蒲車之所徵貴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出嚴光周黨
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

綱庚寅六年吳漢拔胸名斬董憲海西
龐萌將江淮山東悉平
目帝積
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擄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
於度外耳兩子指隗囂公孫述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龐蜀騰傳

置此兩子
必度外

神聖不可力爭

下詔慰安馬異

春育海派之量視西漢高

出雲宵之振

告示禍福帝與述書曰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時卒讀曰促倉人皆欲為

君事耳君指述人皆欲為君所為之事也天下神聖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

述不答○馬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

百姓歸心號為威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

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媿何疑而有懼意

趙雪航曰關中曹赤眉之亂民弗聊生馬異一朝破賊撫綏黎庶三輔

居形勝之地光武未聞毫釐釐熾疑之心及人上書言異威權至重百姓

歸心號為威陽王帝坦然自如乃以章示異真乃天地覆載之心春育

海涵之量也即其保全功臣其仁恩信義之道視西漢之初高出雲霄

之上矣

馬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披開

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泥河麥飯厚

意不報異頓首謝曰臣聞管仲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按春秋齊

齊人召小白於莒魯亦送子糾使臣無忘檻車管仲囚於檻車檻車載囚

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

臣無忘檻車

車也車上橫板四圍如檻

形載四

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其中蓋異在此為漢兵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四月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欲奉璽書賜弇喻

曰國家以君知感否旄纛與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

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為疾威之計抑因欲前刺置弇起勒兵將殺弇款徐

杖節就車而去款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遊說○隗囂發兵反

皆可表漢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歸○隗囂發兵反

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

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官不足置長吏者并

出

求飲終情

西州士大

夫信重

張官置吏

以為民

隗囂發兵

國咸吏員

光武獨見

光武深知

人主繼天

之職

君意在

君意在

君意在

君意在

君意在

君意在

君意在

之於是并省四十餘縣吏職咸損十置其一

胡致堂曰

王莽建諸侯千有八百人附城之數亦如之俸祿不給取足

於民立召土崩之禍光武初起若拘滯俗見必曰當不吝爵

祿收新附之心不當省約員位失士夫之望也即位既六年矣天下向

平是又常人欲增脩文物紛飾治具之時乃獨見遠慮併縣國損吏員

其後文書調役亦從減省天下晏然不知勞擾猶畜魚而裕其水救羊

而豐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赫然中興不亦宜乎又按此

民則其見效之速如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能不為之說也欬

朱子諫

鑑執金吾宋淨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間者守宰數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後田租舊制

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稍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上書

綱書融遣弟上書曰書曰聖書盛稱蜀漢三分鼎足之權任賢尉佐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直隳之王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帝復賜融友書所以慰籍之甚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委成功造難就負虛交

在夫猶知去就

特也言荷時虛文而易疆禦之也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為

為忠臣

忠甚易得宜實難言不納遂降蜀公孫述也辛卯七年三月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書高祖之得天下也書

罷郡國材官

秦毀兵使隋者其用心之公私不啻霄壤矣

用心不啻霄壤

是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書法責之以言也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先去聲謂不俟

言至

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亢高極也謂君則臣促迫故月行疾

君象臣象

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書意洪範六三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急

傳曰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于中也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聖人贊三才而隆方善

胡致堂曰夫聖者無不通之稱聰無不聞明無不見思無不得動無不謀可輕易而居之秦漢之君實則不至乃多侈心行義寡薄而曰聖德為之故因日食而下此詔其所以脩己格天者超出百王之表可為後世法矣

尤武可為後世法

尹遂昌曰人君莫憚於聽言而詔各上封事人君莫不喜於好高而詔不得言聖書之於冊光武於是乎不可及矣

莫也式十卷

卷之十

袁子凡曰

人主之祿位隆絕矣無可加矣加之而可者名與壽而已故雖剛主明君超覽絕識視天下無以嬰其衷者而玉檢之後里而不敢與父老遠期復十年和光武於足乎不可及矣

丁南湖曰

商中宗因桑穀而聽言於巫咸高宗因飛雉而聽言於祖已並能恐懼循德變災為祥矣光武之遇日食也一聽朱浮守宰之疏再聽鄭興嚴急之諫其克配二宗而才略及之者乎

鑑大司農江馮上言

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椽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可使有司察公輔之罪帝從之

鑑帝好圖讖

命之書也讖符與鄭興議郊祀事帝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胡致堂曰

此知來之的者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

光武儒流之傑 鄭興遠出孫言 光武信識 自欺 之類 三代之符 卜者人心 召父杜母

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夷考其行事蓋儒流之美傑也何乃蔽於讖文乎不可破印王若父天故祭天於陽位報本反始所必當為者讖何為哉鄭興身遇明君當極論其非以解主惑一破詰責遂出孫言君子非之

戴氏曰福皆有傍依有童謠而無識語至司馬遷作史記言秦人葉長城以備胡謂亡秦者胡也胡亥陳涉起事託鬼以威眾取帛書置魚腹中世之姦人始假文書以惑眾矣王莽因之造符命代漢事焉彼其商樞南陽新野間劉秀當為天子舊矣一旦以赤符即位意者以謂天誠有是書天人之秘真不可誣和百姓思漢矣光武位武信識記以自欺是孰為愚乎且王氏殘虐百姓思漢矣光武之為民望也向使無赤符之說當不有天下乎彼彊華者果安從得此書不過哀章之類耳舍人事而托符讖是何不自信若此也三代之王固嘗受命其符安在夫亦上諸人心而已矣難然神聖至重一旦而得之誠非偶然者萬一有前世傳物道術之士察見與亡形諸讖記或未可知也然亦不足盡信矣彼世傳物道術之士察見與亡形諸讖記或未可知也然亦不足盡信矣彼世傳物道術之士察見與亡形諸讖記或未可知也然亦不足盡信矣

此是始蔽溺過甚不自知義理所在乎

綱以杜詩為南陽太守○鑑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

召信臣元帝時人為南陽守規民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杜詩張堪第五倫其尤也

董中略曰父母愛于為之與利夫害而已召柱之守南陽勤農治水諸

來歙取略

拔刀斷

聚米為山

虜在吾目

來歙班坐

壬辰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最略陽斬其守將金梁冀冀驚曰
何其神也帝聞之喜曰略陽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肢體易矣冀悉
以精銳圍略陽歙固守不援夏帝自將征冀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
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車一音短截也謂音引所以引帝
不從西至漆漆古漆縣今改新平縣屬蜀州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猶豫未
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
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
軍囂眾十餘萬降囂將妻子犇西城西城西邑名蜀龍西郡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
絕席謂班坐在眾人之上尊寵之也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縷千匹進幸上封詔告隗
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也若欲為黔布者亦自任也

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攻彭圍西城以四縣封賞罷為安豐侯時融

吾由得言

如左右手

吾悔不用

郭子橫之

人苦不知

平隴望蜀

從九卿復

出以憂國

復借寇君

如左右手耳數執讓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子橫郭
先足郭郭○秋八月帝自上却晨夜東馳隴西郡有上賜岑彭等書曰兩城
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公孫述自更始據蜀而稱帝國號成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
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時寇恂
對曰穎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在彼粟間相詰誤耳
如聞果與南向賊心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利兵也帝從之庚申
車駕征穎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

九卿蓋甫

一

一年乃留尚長社長社中自國暴長因名焉鎮撫吏民受納餘降

書法

特筆也帝於是可謂不故自暇矣高帝書留四日復如

尹遂昌

帝王經營大業固不可以憚勞然世祖方征隴抵還宮一聞

戰光武中與宜矣

東郡濟陰東郡今東昌府是濟陰縣是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

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聞純

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爾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校尉太原溫序為囂將荀宇所獲宇欲降之序

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撻殺數人宇眾爭欲殺之宇止

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啣鬚於口曰無令鬚汚血遂伏劍而死詔

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癸巳九年春正月虜將軍頡陽侯祭遵卒于軍詔馮異領其營

二祖同一轍世祖不自暇逸光武光濟中興

威信著於衛地

無令鬚汚血

儒士皆用儒術

雅歌投壺

問家事終無所言

清名聞於海內

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謂歌詩雅投壺為樂也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書法

卒于軍何嘉死事也

丁南胡

祭征虜將業與建武諸公相匹者多矣但其卒後范升上疏稱之曰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時所得賞賜盡與吏士

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兄年以其無子娶妾送之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取圖繼嗣之計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此則建武諸公罕及哉

隗囂疾且餓 憤而卒志怒也

小子純立來歙等討降之隴右遂安綱十

隗囂

隗囂初隴坻謙恭于元奔蜀隴右悉平

穎潁

之風矣然光武入洛政簡民附附盜十去六七置方擁兵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

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聖公更始名玄字聖公

八月封貴人弟就為宣恩侯復召就兄興欲封之興固辭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所不願貴人問其故興曰

愚心實不安
李俊益為
魏曉所訊

一處可以
荆四方

穎川可為
至戒

殺使降城

荆門一由
征南公為
重

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親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李俊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綱甲午十年夏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卒於軍書法書卒于軍
帝自將征隗囂將高峻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果之固也前年穎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幸汧遣寇恂往降之恂至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峻惶恐即日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將軍不辱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乙未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其浮橋遂入江關
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三漢發荆州兵與彭會荆門荆門漢縣名今改為

荆門州屬湖廣荆州府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會言高師也多費糧穀欲罷

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指吳漢習用步騎步軍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岑彭先為征南大將軍言事權盡歸重於彭也

彭令諸軍直衝浮橋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

書法特筆也浮橋不破則江關不可入蜀未易攻也攻取之際事有關於成敗者綱目必特筆書之

虎牙何敢

理國以得

可任

段業骨鯁

目六月來款與孟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款未即死款馳召孟延延悲哀不已款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延收淚受誡款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業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授筆抽刀而絕帝省書涕悼詔以馬成代之

救筆抽刀

美上七

二二

青威欽手
歷二鮑

趙王良從帝送款喪還入夏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下車文詰
青門侯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貴戚
尊重而未効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疆
禦帝嘗曰青威且欽手以避二鮑

丁南胡曰光武之待宗戚其恩法兩全矣乎以恩緩外亂則盆子遠族
則趙王叔父矣幼時之怙德也而既來乞降即賜均輸之養以法肅內治
而稍有失礼即聽鮑永之劾

當臨天下
資俊

公孫述聞漢兵在平曲遣大兵逆之及岑彭至陽武反繞出其後述大
驚乃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彭夜刺殺彭按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鄧弘為并州牧
過京師帝問以得失弘曰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
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弘言及之按史畧郭弘守潁川近帝城上
勞之曰河間九里京師榮福
丙申十二年吳漢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阻江北使副將劉尚屯江南
述使謝豐袁吉將眾出攻漢使別將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乃召諸將屬

成敗在此
一奉

八戰八克

之曰吾欲潛師就尚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
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諾於是引兵與尚合軍漢悉
兵迎戰遂大破之引還廣都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
臧宮與述將延岑戰岑三合三勝軍士甚疲漢因使護軍高平唐邯將銳
卒擊之述被刺洞胸而死洞胸穿延岑以城降

自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
奉詔命以劫業劫者威驅勢脅也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嘗言曰

引之具全

天夫斯之
孤心

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宜上奉知已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
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乃
誘以高位重餌乎融曰宜呼家室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
之為遂飲毒而死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
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

護保志
高

秦家錢

太守顧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

恐其不至先擊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大馬猶識主况

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
我死運於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捷為曹貽不肯仕述添身為廩陽任以
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旨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譙玄已卒祠以中牢
較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荼之閭徵曹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
至今浦太守合浦郡名於是西土皆悅莫不歸心焉
自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參狼武都兩羌種名龍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
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
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煩衰老子使得
邀遊若大姓侵小民黯更不從令黯也此乃太守事耳
繼帝以唯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武威郡名今改為涼州衛屬陝西道行都指揮使司親見成之曰

忠臣不私

發正奉公

光武知用

兵之要

足見不貪

功之意

以富融為

清察為眾

所笑

孔奮單車

詔勿受郡

國異味

不貴名馬

室劍

光武統統

畏謹

光武無自

病之意

一月五日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廷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發正奉公臣子之

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遛法發明遇敵不進則法有逗遛之罪然

應變可也光武當四海平定之後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遛法兵有制

知用兵之要亦足見不貪功之意宜乎綱目詳書以美之也

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董州牧○目又以姑臧縣名長孔奮為武

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奮在職力行清察為眾所笑及從融入朝

諸守令財貨連轂唯奮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綱雅奴侯寇恂卒

丁酉十三年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綱時異國有獻名馬者自行千

里又獻寶劍價值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馬在輓中曰駕天子車

鼓車駕鼓之車也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

發明自古人君莫不勤苦於多事之時而晏安於無事之日于持鹿蜀

之奉乃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則帝之

就統畏謹畧無自滿之意為如何哉

之奉乃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則帝之

就統畏謹畧無自滿之意為如何哉

就統畏謹畧無自滿之意為如何哉

就統畏謹畧無自滿之意為如何哉

就統畏謹畧無自滿之意為如何哉

重朝有甚
而無政
光武保全
功臣

問光武係
全功臣不
任政事何
如

御寇耿賈
公輔之器

權柄必有
所歸
人主聰明
必有所寄

光武若端
不審

疑漢以實
融為漢司
空詰

以百官有司叢睦之務責之是漢朝有事而無政也豈非倒置之甚耶
且以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為三公者奔制也而光武不知華安在其
嘗受尚書乎

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

朱沛國曰三公所以共天位治天職代天工者也惟其宜而已豈可以
野之士惠文景武之世所任為執政者皆高祖之功臣功臣任事亦何
負於天下也哉雲臺諸將平時專以健武自名者雖不足以緝熙帝載
而鄧寇耿賈之流固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也乃以功臣例擯不用謂
之何哉夫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大臣而
體統已失所以後世托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闈終漢之世朝廷之權不
在母后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宦官而漢隨以亡豈非造端之不審
耶

丁南胡曰光武以吏事責三公而不用功臣論者多非之予謂古之功
推估勢以陷溺於大僂故凡功成之後莫若厚祿歸閒以養其福別發
賢能以養其力此光武之所以善於保全而漢唐諸君莫能及也若宋
祖之潘侯解兵權
則庶乎知此矣

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後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欲令吏事
守道
有子不頭
其才能

果統
定律

事有詞同
義理不嫌
同詞

以實融為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
夕教導以經義不令現天文見識記欲令恭肅畏事向守道不願其有
才能況當博以連城廣十享致諸侯王國戰帝不許詔勿得復言

後漢書曰實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授天隙遂擢說王侯
至乃放遠權寵恂恂相之位此則激功趨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
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恂恂似以勻言融之心
實欲去權貴以帝不納故常恂恂恭順似若不得已然也

戊戌十四年太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不報○**梁統上疏言刑輕故**
人輕犯法吏易殺人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
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
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及生大患惠加奸宄西害及良
善也事寔不報

丁南胡曰周鼎以火變教俊臣而即自犯入甕之令予謂以崖州貶
之尤武而大度必不以重刑為治矣而梁統易為行此疏耶於是帝
雖不聽而統之苛虐神人共憤以致其子於陳死皆非命而董卒滅族

九田益甫
漢光武

韓款以直

指大書也

光武盡子孫之孝

之累

綱已亥十五年春正月光武大司徒韓款歸田里款自殺○**綱**款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款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款及子嬰皆自殺款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厭帝乃遣賜錢穀以成禮葬之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降其葬禮

發明綱曰書免書官書自殺而不書其罪則款不得其死為可知天以有言矣此君子所以深為光武惜也

溫公曰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入君夙夜求之惟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款用直諫死豈非仁明之累哉

胡致堂曰其說則過於直矣光武苟能和色受之不亦美乎斥使去位何異於我殺之哉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而光武不亡何也彼聞詔而死亦亂賊立君臣之義克復舊物盡子孫之孝變亂為治以收隆平功既高而德亦厚矣詳考其失不過封子密廢郭氏移太子殺韓款斥桓譚賤馬援作圖識行封禪黜呂太后而已雖衆美盛多然此八九條者亦深為仁明之累不若俱無之為善也是故行無不善而後王道備稱聖人矣

擬漢拾遺

不可問

近臣近親

不可準

海公對

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丁南湖曰若有大過國有大患則人臣直諫而死固其所也若欲所諫之而款何必指天畫地過於剛切耶是款不善諫也免歸田里遣使詔責是猶父母撻之不敢疾怨可矣况帝之寬仁必無重法又何乃與其子皆自殺耶是款不善死也

綱帝以天下墾田墾開多不以實省呂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查實刺史太守多為詐巧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羸弱謂貧民下戶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奏劾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謂此二郡多有近臣帝詰吏由詰問吏之因由也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言托辭也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方比也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謂首陳其非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阿枉謂阿諛枉曲也

張堪德政

麥穗兩岐

遣使解散

辟盜

郭皇后

郭皇后

郭皇后

郭皇后

郭皇后

郭皇后

郭皇后

郭皇后

張堪拜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柔無附枝麥穗兩岐德苗美者岐旁出者謂一莖而兩穗也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庚子十六年郡國群盜虜虜並起郡縣追討則解散去復屯結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適適猶反也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徒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廩古者給人食取諸倉廩故稱廩給廩食也

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辛丑十七年郭后寵衰數懷怨對怨怨也上怒之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帝寵麗為皇后按史畧光武微時嘗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至到暉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憚善怒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書法有陰氏而後郭氏廢綱

帝幸章陵章陵將名光武建光元年以縣善之所以志祠也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

以柔道治天下

若道則天而不過剛

光武留意柔克之政無過不及以趨於中

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醉胡耳反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款曲款曲周旋貌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浴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按筆斷曰平蜀之後不言軍旅用武之柔道梁統論刑事寢不報笑接下之柔道然韓欽直諫而死鄭興嚴急之諫其於柔道誠有未盡也

胡致堂曰君道則天而不可過於剛故不耀威武不峻刑誅降心以受柔故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君不義則必爭道不合則必去凡此所以濟於其柔也此所謂天道下濟地而上行上下交而其志通君臣之正理也若君一於剛臣一於柔則驕亢暴戾之勢行卑誦阿曲之態生而君臣之理亂矣光武為布衣憤憤懷復社稷之慮既平賊莽又值群盜四起焦思勞體東征西討至于泥一而後已非剛德制天下何能致此然性傷嚴急政尚迫促朱浮以此諫于前鄭興以此諫于後文使司諫督察三公而陳元復陳寬大之說帝皆納用自是留意柔克之政而有柔道行之之言所謂知柔知剛唯其時物濟其不及以泄其過無過不及以趨於中情性既治王道成矣使光武於尋邑南伐王卽階號芳步躡躡龍蜀不實之時一以柔克待之其不為人所禽也幾希

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友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擊交趾大破之

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為中宗始祠元帝以上於太廟成

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於章陵從張純朱

胡氏曰王莽篡時漢祚已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

建議斷然從之章陵四祠茂有異等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為

麻糧立湯

六月廢皇太子疆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目時郭

后既廢太子疆意不自安卸憚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

春秋之義立子以貴

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

上不忍遲回者數歲遲回不六月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公羊傳云隱

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云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貴也東海

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疆崇執讓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又

違之其以疆為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書法太子願備藩國何以直書廢后廢矣太

范曄曰郭后以衰離見貶志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威至乎東

齊宗統一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

外內寵既多嫡子遜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

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

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胡致堂曰夫婦天倫也妻而失德可黜乎曰可古之人有行之者仲尼

子而不肖可廢乎曰可古之人有行之者帝堯是也則如義方何曰可

廢者謂不肖之極也夫失德未甚不肖未極則聖人處之亦未至于絕

也郭后寵衰怨怒亦婦人之常態而太子疆過失不聞於中外光武以

是為黜而廢之違道多矣而謂我無所左右者豈其然乎且陰郭二姓

皆非貴族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

也借如立貴則疆非皇子乎蓋不得於義故不得於言詔曰春秋之義

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則是非得失之分不待辨而

自明矣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

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與同郡

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汎杜禽與

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徂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

立子以長

其德

猶稱所長

陰世稱

其德

其德

桓榮不以辭長勝人
儒者莫之及
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

天子不與
董宣強項
京師莫不震慄

自上以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厭服也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賜賞

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格殺謂不用器械而曰手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笞殺之笞擊也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笞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楹柱也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疆使頽之宣两手據地終不肯俯自謂無罪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疆項令出疆項言不低屈也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書法賜錢不書書重宣何交美之也為美之宜不畏疆禦帝不私其親而容之非徒容之又賞賜焉何謂交盡其善矣

丁南湖曰按綱目書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則宣之不畏疆禦帝之其欲雖濫亦頗據法及宣之死布被覆尸惟存大麥致解故事一乘而帝傷其廉潔頭范史特著為酷吏之首未必無枉也

袁了凡曰德輿始議其非劉放為刊其誤公議哉然董宣強項也而亦首之東漢蓋剛近傲嚴近酷似之而非固未易然哉

綱九月帝如南頓賜復二歲○自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當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借之何言讓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綱甲辰二十年五月大司馬廣平侯廣平漢縣名今改為府屬直隸京師吳漢卒○目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至是卒漢性疆方疆大而有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

吳漢顯慎
無赦
吳公差疆
人意
吳公隱若

綱甲辰二十年五月大司馬廣平侯廣平漢縣名今改為府屬直隸京師吳漢卒○目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至是卒漢性疆方疆大而有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

以郭况為大鴻臚

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善疆人意隱若一敵國美

○目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

為金穴按况郭后之弟帝寵幸之見其存厚也○鑑秋九月馬援自交趾還孟冀迎勞之援

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

尸還壘耳何能計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

乙巳二十一年沙車王賢音梭沙車本城名後因各國欲蕪并西域諸國恐懼

車師等十八國姑師鄯師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

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墩煌

以狀聞帝許之

丙午二十二年以劉昆為光祿勳○鑑初劉昆為江陵令江陵縣名屬

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弘農今陝州屬河南府虎皆負子渡

河帝聞而異之徵昆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及風滅火後守弘農

虎北渡河

是事偶然之言顧命書諸策回視曰顧竹簡曰策回

胡致堂曰物象之應或嘗以是致之或復為是而不能致蓋難必也以

歲有水旱或祈而得之或禳而去之鮮不裕然自足以為精誠所致者

蓋未知劉昆偶然而對也其言也朴而文淡而味君子哉若人乎

下南湖曰劉桓公反火却虎之政誠為循吏之規矣史氏不以為循吏

第子恒五百餘人行別禮養乃繫之於獄奔敗得免及自江陵入授皇

太子及諸王小侯有功信乎一名馬也

西域復請都護不許遂附於匈奴○鑑西域諸國侍子久留燉煌燉煌

名今改為沙皆愁思亡歸莎車主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

龜茲音丘慈西域小國東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不

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求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

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發明前書請都護不許今書復請都護不許則帝不勤遠務務內不務外之意慨然見矣漢業禹安宜哉

漢業禹安

不務外之意

尤武務內

遠畧

光武不勤

東西南北

漢書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四國燕并也從親也謂與西

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河西九曲本西戎之地河千里而開玉門通

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矢援由是遠遜而幕南無王

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

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

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

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

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

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

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

朱祐不存首級之功

綱丁未二十三年十月曷侯朱祐卒祐為人質直尚儒學為將多受降

西域思漢威德

不為益棄之不為損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

淮南杜欽楊雄之論何如

置質于漢質如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

西域思漢威德

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

淮南杜欽楊雄之論何如

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

淮南杜欽楊雄之論何如

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

淮南杜欽楊雄之論何如

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

淮南杜欽楊雄之論何如

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

淮南杜欽楊雄之論何如

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

淮南杜欽楊雄之論何如

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

淮南杜欽楊雄之論何如

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

朱祐賢將

則何以書祐為將多受降不存首級之功蓋賢將也

匈奴欽塞

鑑戊申二十四年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欽五

匈奴欽塞

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

匈奴欽塞

宣故事受之令東并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匈奴欽塞

鑑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武陵今常德府是臨沅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

匈奴欽塞

行帝怒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擐鞍顧盼以示可

匈奴欽塞

用帝笑曰嬰繅哉是翁嬰繅輕遂遣援行將四萬餘人征五溪五溪謂雒

匈奴欽塞

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國厚恩年迫日索迫逼索

匈奴欽塞

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謂權要子

匈奴欽塞

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謂難得其介介獨惡是耳

匈奴欽塞

胡致堂曰人臣用舍進退當於義則已矣援得事世祖既二十年自用

匈奴欽塞

當於義

匈奴欽塞

當於義

匈奴欽塞

當於義

匈奴欽塞

當於義

匈奴欽塞

當於義

馬援幾於
焉婦

君子貴於
時行時止

常勝之家
難與慮敵

交友何得
失序

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也自致身論之劍先零守隴西出塞莫
平交趾功勞鞅掌亦既勤止固非尸位素餐無報効者然年齒衰暮
力既竭則可以乞身于君告老而去馬革裹屍之志雖曰壯猷不幾於
焉婦之所為乎卒使讒言得行主眷不終此君子所以貴於時行則行
時止則止也

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朗
陵侯臧宮朗陵縣名今湖南安寧府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
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綱已酉二十五年夏新息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綬○馬援軍至臨
卿擊破蠻兵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林下援不答松
意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
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數詈喜
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
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評議人長短安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

列馬畫虎

萬里還書
誠兄子

馬援意以
之謗
梁松諍馬
援
明珠文犀

正不應問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謹於節操
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孝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
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
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鶩音木鵠屬白似也鶩野鴨也蓋鵠與鶩
皆足飛鳥其形彷彿相似故以效伯高不得
者此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
者山都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
薄亂群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實固與之交結帝召
松因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帝因援書詔兄保官罷
拜龍述為零陵太守松固叩頭流血乃得
不罪松由是恨援至是援軍至壺頭山在辰州沅陵縣東不利卒軍中會松代監軍
因構陷之收新息侯印綬○援前在交趾常餽意以實意以粟名味其微
寒去風濕摩下氣
能輕身勝塵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
明珠文犀文犀即通天犀形如水牛角頭二角一在頂一在鼻帝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壘

朱勃詰闕

臺壘城西臺壘猶按後漢書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詰闕上書故伏波渡江海綱冒害氣傷軍事各威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家庶未聞其罪卒遇三大之言橫被誣罔之說家屬杜門壘不歸墓怨隙並與宗親怖慄臣劫傷之願下公卿平接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帝意稍解

胡致堂曰梁松坐馬接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代計請從充道兩事俱上帝從援策尋復聽舒答授失利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要失事宜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耶不然有臣如援而不保終其為君德之累豈小小哉

此奉舉矣

馬援中興

元武馬援

不保終始

馬援遺

誠兄子

後漢書曰馬援騰轂三輔遊二帝及立節定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諛隙宜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戒人謂誠實固梁松王磐呂种等之言也

郭大有曰馬援遺書誠兄子以子貢方人者為戒以古人可法者為勉固亦善矣夫龍伯高何如人也欲其子效之至於杜季良則

非其為天下輕薄子而又比之為畜類是已先訊議乎人矣所戒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豈有是理哉以致梁松怨恨光武收其印授不保明柳北五祖不及遠矣

宋均矯制

降詳董

冬十月監軍謁者宋均矯制告諭群蠻降之○曰謁者宋均監馬援軍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饑困均與諸將議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告諭群蠻降之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効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書法矯制雖有功必書矯制

庚戌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壽陵即原陵帝生前○曰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陶人謂陶瓦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虜太宗文帝

太亦識終始之美

其福

識終始之義皇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文帝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如陂池當讀

言辭迤耳言不須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坡陀然裁得流泄水潦耳裁僅合也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丘小山

坂也謂異時易姓受命之後庶使陵墓與丘隴之體形無別也

乙冊益有

庚七

胡致堂曰光武幸南陽宗親丐復十年帝曰天下至重日慎一日致堂
辛亥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不許咸宮馬武上書曰匈奴

奴貪利無有禮信弱則稽首安則侵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赤地空盡無物曰赤

剛弱能制強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

者荒務廣德者強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遠外乎誠能舉天

下之半以威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

事者後漢書曰咸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比矣光武審

林之奇曰光武以兵定天下而用兵果光武之心乎方投戈講藝之餘

夫一劍用而吾民之命殘矣光武之心豈忍為之哉故不得不辭石

王興為北海王帝以東海王疆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賜虎背旄頭設鐘

簾之樂擬於栗輿陳延平曰愛其有禮

八月遣諸王就國初馬援與呂种論諸王交通賓客將有大獄及

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神人也

旨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

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博

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張佚正救我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

才用天下賢為天下賢

光武持黃石之說自能為子能為父東海去就

高將軍神人擬漢以張佚為太子太傅桓譚為少傅賜輜車乘馬

詔為天下賢才用天下賢

博士不難

正朕桓榮稽古

世祖大興文治于天

下

世祖却封禪之請

何事汚七十二代之

編錄

王者父天母地

大傳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輜車有衣蔽無後轆者謂之輜車大夫以上四馬所以通四方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可不勉哉

宋潛溪曰世祖中興馬論道大興文治於天下首舉儒碩而置榮於以厲其廉潔之操于寵者有以杜其苟簡之風庶可養成吾道之緒以答主崇文之休夫何蒙賜賚即以自矜器識之小亦可陋矣

袁了凡曰桓榮為少傅則陳其印綬自誇稽古之力及拜太常榮友桓學也而美其為利榮之師友間迫何可知矣

甲寅三十年車駕東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

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子何事汚七

十二代之編錄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君而夷吾所記者十一受命然後得封禪正義曰仲所記十二家其六十於是群臣不敢復言

戴氏曰光武此言其自知甚明自處謙然未嘗以封禪為非元也他事地北南郊而就陽因吉土以升中巡狩而告祭柴望對越上天可也

燔燎於山下則固已畢祭矣豈封於山上金泥王檢之藏果何為說足亦不過秘祝之意耳果何與於事天哉徒勞民費財上不足以裕天而

三代聖人所不為

賈復未嘗言功

賈君之功我自知

為會稽太守

一見决聖

感會昌符

復議封禪

赤九會命

赤宗

光武不為有定見

天下國家之盛衰

論登封莫善於許

膠東侯賈復卒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帝以復收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少方面之勲諸

丙辰建武中元元年正月以第五倫為會稽太守會稽郡名○曰京兆椽第

伍倫第五倫名也領長安市長安縣公平廉介市無奸枉每讀詔書常嘆息

曰此聖主也一見决矣及守會稽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鑑上讀河圖會昌符曰符者識記之書也赤劉之九九世數也光武高會命赤宗上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按索河

維識文言九世當封禪者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

登山以備親封王牒檢書法先是群臣請封禪不許至是感河圖文遂行之帝亦不得為有定見矣

胡致堂曰禮典畧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登封莫善於許

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且世祖享國至

九周益甫

真七六一

三

問胡氏記
漢世祖封
禪七失何
如
世祖封禪
七失
七者人君
本動之大
節
光武李問
不足
信聖言不
如圖識

世祖抑記
靈物
起明堂
靈碑
宣布圖識
於天下

是已三十年四階無虞中土寧謐其心浸滿是以告功皇天明示得意
而不自知其多失也。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一失也。被識文九
世當封禪則考成之世。今乃自綴於元帝而削去成哀平三君二失也。
王檢秘文人不得見。是必所求永年三失也。前年拒群臣之請謂百姓
怨氣滿腹。吾欺天乎。豈有治天下三十年民怨未除。其後兩歲即已散
洽此四失也。勅成都縣有五失也。奉高后配地祇。未幾黜降廟主。歸於寢園
梁松等討論故事。此五失也。身不可改。而又改之。此七失也。此七者人君
舉動之大節。而病如此。惜乎光武智勇出倫。而學問不足也。○許愨
陳延平曰：三十年群臣請封禪。桓山者許愨諫而止之。語以止之。然而信聖
人臣之言。不如信圖讖之篤也。
丁南湖曰：人臣之勸君封禪者。其逢迎之意。皆欲微福無窮。君臣共享
何所享耶。逢迎何所益耶。

京師醴泉涌出。醴泉言泉之味。如醴。又有赤草生於水涯。赤草朱郡國類上其
露。群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帝自謙無德。郡
國所上輒抑而不嘗。故史官罕得而記焉。
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識於天下。○自帝以赤符即位。由是信用讖

尚光武位
布圖識於
天下何如
忍見事而
寫其辭
先王以仁
義正道為
本
手言以下
不得聞
下數隻偶
桓譚非聖
聖武天挺
之君
世祖以此
論李

文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
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
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後數之人
矯稱識記。以欺惑人主。其事雖有時合。彙猶上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屏斥
之。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謂靈臺所處之地。帝謂譚曰：吾欲以識決之。譚復
極言識之非經。合經典。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
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丞。參考。按後漢書桓譚著書言當時行事二十
發明。帝之中興漢業。以問關百戰得之。非以圖讖在已。拱手而得之也。
君乃不如夷狄。敗亡之昔也。
范華陽曰：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
史臣曰：所議擬如起明堂靈臺辟雍之類。皆以識為據。桓譚一言識及
遂欲將下斬之。幸而得解。猶出之于外。賈逵之徒。希世取寵。遂至用識
言經。光武一代。今主乃為此舉。其為盛德累也。大矣。

丁南湖曰祥瑞與圖識一也皆聖賢之所斥而昏庸之所惑也光武抑

瞿昆湖曰光武明主也信識而始布識而終信識則好諛之疆華進布

丁巳二年二月帝崩年六十三○帝每旦視朝日夕乃罷教引

公卿將講論經理夜分夜半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

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

此不為度也倦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

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太子莊即皇帝位○夏四月以鄧禹為太傅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

○蒼嘗薦西曹掾吳良帝曰薦賢勸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

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

班固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駭回三精霧塞人厭淫祚神思

為辟長藪雷野高峰雲英威既振新創自焚爰劉庸代紛紜梁趙

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啟

人謀威贊明明廟謨趕赴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循吏傳曰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子

重練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其

以手迹賜百姓寬息然建武永平之間史事刻深亟以謚言單辭轉易守

外匪懈百姓數上書諫而鐘離意亦竭諷慤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

長故朱浮數上書諫而鐘離意亦竭諷慤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

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竊東坡曰是世祖既立上懲帝彭之難中監七國之變下悼王氏之禍

為前代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官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

與搢腕而浮淡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

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協其君宦官既誅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

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內協其君宦官既誅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

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可救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

即皇帝位至世祖即位之後書三大政要皆有關於風俗運祚者元年始以卓

東都盛儒學徵三處士而當時多循吏天下略定即起大學親臨視之而

百年之基者實在此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至其加恩廢皇后太子信圖識

竟事封神獨此二者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至其加恩廢皇后太子信圖識

又後世人主所難能也

脩禮樂

臨雍大射

初行養老

三老五更

諸儒執經

問難

冠帶園橋

三雅復先

代之典

尊植榮以

師禮

句奴遣子

漢明帝十卷

三十九

綱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綱**東海王疆卒疆太子書卒幸疆之能處廢也

綱已未二年春二月宗祀光武於明堂禮畢登靈臺靈臺

綱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冬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

三老桓榮為五更鄧展曰漢以三公為三老大夫為五更宋均曰三老人

之事之字當作人字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若劉放刊誤云

更知三德五事者蔡邕以為更當得老人之稱未詳孰是禮畢引桓榮

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疑難而問之也冠帶縉紳

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辟雍四門外水園繞以節朝者門外皆

書是自光武末年書起明堂靈臺辟雍雖然徒聞宣布圖讖而

綱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

漢書曰光武中興愛好儒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建武五年乃修起

后登靈臺而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享射禮畢帝正坐

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自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愛經

而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句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

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

臨稱制如石渠故事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明徒相視

息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牧兒養豎至於新刈其下云

胡致堂曰觀穎宗尊師之意多儀及物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

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

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矣

尹遂昌曰光武中興後戈講藝息馬論道其留意文治久矣末年肇建

東都文物於三雍未及極高明帝繼之舉宗祀望雲物行大射養老之禮

觀書之于冊足為羨稱

綱庚申三年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坦為皇太子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

太子宮時年十三為貴人奉承陰皇后遂見龍異時后前母姊女賈氏生

無間德社後宮馬后大練帝未有祈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社後宮即其人也○**綱**后既正位宮闈

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飾朔望諸姬王朝謁望見后袍衣疎

麗以為綺殺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綱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

漢王梁費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

臺此繒特宜染色功臣於雲八將於臺

臺圖畫二十八將於臺

問漢圖二
十八將於
亭人此功
業優劣何
如

李通奮擊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椒房皇后所居
取其溫暖而芳辟除惡氣故名焉

丘瓊山曰

按范史雲臺功臣分爲上下二列每列十六人蓋橫數之也
茂通鑑誤直數之因以馬成次吳漢至劉隆下一列首馬成次王梁至卓

馬武論曰

中興二十八將前也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
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迹其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降自秦漢悉資戰力

胡致堂曰

朱巫咸成周之世則四岳九官十二牧成湯之世則伊尹仲虺萊
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亦在高位漢高之世則子房爲畫策臣而蕭何王

上應二十
八宿
光武監前
車之失

存矯枉之志雖亂作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道臨光武監前車之失
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稱職責咎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禮者乎
則際生力俾則亂作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道臨光武監前車之失
至於翊扶正運皆武人崛起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河海之職勢
則際生力俾則亂作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道臨光武監前車之失
存矯枉之志雖亂作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道臨光武監前車之失

三十幅多
以力旋
太平非一
上之卷
同心協力
以濟王業

南胡曰

援之不與雲臺者明帝以其后之父而避嫌耳或馬后之辭
中興論功爲尚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其後進賢之禮親親爲常而創業

大起北宮既而

○目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請闕冕冠上疏曰
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

但患民不安寧宜

罷止以應天心上卽時罷之遂應時雨其雨也

書法

帝方起北宮未幾以鍾離意一
疏而立罷可謂改過不吝矣

鍾離意

全椒長隸徐州長卽令也劉平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

應待對雨
明帝吹過
不吝

鍾離意全椒長隸徐州長卽令也劉平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

唯班詔書而去

恩惠民或增肯就賦或減年從後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

鑑帝性偏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隱發謂察人隱微而發覺之也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

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提音底擲也曳羊列反拖也謂至見被提捉紐綫常以事怒即藥松以杖

撞之即官名掌宿衛姓葉名松松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即出松乃曰天子稷稷諸侯

皇皇二句出記曲禮穆穆幽深玄遠貌皇皇壯盛顯明貌未聞人君自起撞即帝乃赦之是時朝廷

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

失輒救解之按後漢書葉松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為即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食槽陳帝每夜入臺輒見松問其故甚

賜郭賀三公之服嘉之崧官至南陽太守

鑑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輔轂冕旒音甫弗勅行部

去檐惟以蔽前後今勅令巡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綱辛酉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

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

書法北宮之役以鍾離意之疏而止校獵之行以東平王之諫而還亦從諫弗弗弗改過不吝之意也若顯宗者於是乎有光前古矣

綱十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自初上為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眾以通

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縶昂請之眾曰太子諸君無外交之

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

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眾不染於辭

綱壬戌五年二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

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疏乞就藩國帝乃許之

書法書歸藩何特筆也其特筆何賢蒼也若蒼者可以為漢藩矣

綱癸亥六年二月王雉山在廬江郡出寶鼎詔禁音奏浮詞○詔曰祥瑞之

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此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

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唯

唯班詔書而去

美月帝十卷

四二

也書法世祖書封事不得言聖此書禁章奏浮詞特筆也終綱目

甲子七年正月皇太后陰氏崩二月葬謚光烈皇后

以東海相宋均為尚書令均為尚書令詔以宋均為尚書令○目初均為九江太守九江漢郡名今江西九江府五日

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府督郵官名掌勾稽文簿舉彈善惡今閉其府門示無事也內屬縣無事百

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尤多傷害均下勅屬縣曰夫江淮

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豚雞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

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

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入為尚書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止

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均欲叩首爭之時未

可改也久將自告之乃可言耳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乙丑八年十月詔聽有罪亡命者贖○回楚王英楚王英光武第六子

奉黃縷白紵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奉送縷帛以贖愆罪國

文無益益百姓

廉吏清在一已

宋均去賦

均為尚書

令詔以宋均為

尚書令

均為尚書

均為尚書

均為尚書

均為尚書

均為尚書

均為尚書

均為尚書

均為尚書

均為尚書

均為尚書

均為尚書

均為尚書

均為尚書

均為尚書

均為尚書

均為尚書

相以問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慈何嫌何疑當有悔

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伊蒲塞即梵語優婆塞也○監初帝聞

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竺音竹大竹即身毒西域之國名在

也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沙門即桑門也如今僧其書大抵以虛無

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應

報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

道者號曰沙門沙門漢言息也息意於是中國始得其術圖其形像而王

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好去

胡致堂曰佛教至今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浸廣淺

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即非性耶若

以為非性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為性即非性耶若

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為大慈悲故毒如蛇虎

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捐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獨於夫婦君

臣父子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

蚊虻為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海用泛涉

稽心見性

了九周監甫

美月寺上卷

四三

佛敎入中國之始
三代聖王所必誅
中國千萬手無窮之

丘瓊山曰此佛敎入中國之始夫浮屠氏之所言所為真所謂大亂之
父之敎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為中國之主乃黨外夷之人開茲大
罪人以為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害嗚呼若明帝者豈非名教中萬世之
哉

言之美
鄭眾不拜
單于

綱是月晦日食既詔群司極言復以示百官發明詔以極言復示百官
綱以鄭眾為軍司馬發明匈奴遣使來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

軍司馬
以鄭眾為

遣越騎司馬漢之官名鄭眾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屈單于
而止乃發還京師其後帝聞之復召眾為軍司馬書法軍司馬爾何

丁南湖曰

以宋均為尚書令而循良之勤揚于內廷以鄭眾為軍司馬
而剛直之節顯于外虜綱目兩特書之明帝初政之得人

綱丙寅九年大有年

發明春秋獨桓公三年書有年宣公十六年書大有
春秋記異不記祥綱目災祥並紀是綱目兼史法而紀實也顯宗是時君
德清明政事脩舉天人交應故獲有年之應書之正所以著當時治效之
美其與先儒發明麟筆之意固自有並行而不相悖者

綱匈奴遣子入學

綱帝崇尚儒學有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
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
小侯以樊郭陰馬四姓非列侯故曰小侯也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學自期門羽林之
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書法文治於是極盛矣

四姓小侯

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
小侯以樊郭陰馬四姓非列侯故曰小侯也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學自期門羽林之
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書法文治於是極盛矣

綱以丁鴻為侍中

綱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
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塚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
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
之基可乎鴻感悟番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為
侍中

表了凡曰

表了凡曰抄漁率性推讓效跡於西山既而感義就國決機於東海始
逃爵以求仁終逃名而服義可謂不激不隨中行獨復者也
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曄此三人者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
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
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曄而不反以遂
其非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讓而不終聽友人鮑駿
之言而卒就其國此鴻之所以為賢於劉曄也

綱匈奴遣子入學

綱帝崇尚儒學有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
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
小侯以樊郭陰馬四姓非列侯故曰小侯也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學自期門羽林之
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書法文治於是極盛矣

綱以丁鴻為侍中

綱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
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塚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
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
之基可乎鴻感悟番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為
侍中

表了凡曰

表了凡曰抄漁率性推讓效跡於西山既而感義就國決機於東海始
逃爵以求仁終逃名而服義可謂不激不隨中行獨復者也
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曄此三人者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
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
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曄而不反以遂
其非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讓而不終聽友人鮑駿
之言而卒就其國此鴻之所以為賢於劉曄也

綱匈奴遣子入學

綱帝崇尚儒學有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
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
小侯以樊郭陰馬四姓非列侯故曰小侯也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學自期門羽林之
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書法文治於是極盛矣

綱以丁鴻為侍中

綱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
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塚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
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
之基可乎鴻感悟番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為
侍中

表了凡曰

表了凡曰抄漁率性推讓效跡於西山既而感義就國決機於東海始
逃爵以求仁終逃名而服義可謂不激不隨中行獨復者也
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曄此三人者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
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
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曄而不反以遂
其非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讓而不終聽友人鮑駿
之言而卒就其國此鴻之所以為賢於劉曄也

綱匈奴遣子入學

綱帝崇尚儒學有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
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
小侯以樊郭陰馬四姓非列侯故曰小侯也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學自期門羽林之
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書法文治於是極盛矣

綱以丁鴻為侍中

綱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
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塚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
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
之基可乎鴻感悟番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為
侍中

表了凡曰

表了凡曰抄漁率性推讓效跡於西山既而感義就國決機於東海始
逃爵以求仁終逃名而服義可謂不激不隨中行獨復者也
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曄此三人者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
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
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曄而不反以遂
其非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讓而不終聽友人鮑駿
之言而卒就其國此鴻之所以為賢於劉曄也

馬茂辰十一年東平王蒼來朝卷光武第二子月餘還國帝遣使手詔賜東平國

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曰

者問東平王處家何事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

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采菽詩小雅篇名刺幽王侮

以禮戴氏曰夫為善之人從容中道明無人非幽無鬼責浩然天地之間

佚放恣夫其為驕佚放恣者豈不以為樂哉曾未幾何身死國除其禍

善保其國而已哉

乙巳十二年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錢

牛羊被野

庚午十三年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鑑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

逆謀廢徙丹陽各英自殺連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是時

上怒甚更督惶恐諸所連及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上疏

力言其無辜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

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

起彷徨彷徨非由是多所降宥

胡致堂曰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且大夫英得與

其說以爲微妙了心見性而不能逃珍滅委倫之罪者其所陷弱可勝

計耶

楚王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吏

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門下椽陸續等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

母自吳來洛陽作食以饋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

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

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

鑑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預作陵墓曰壽陵制令勿起山陵

但使小隆起可流泄水潦而已

陸續對食悲泣

了心見性

至魯諸孔
職治職教
不可舉一
廢一
聖人豈較
此一字
萬世仁義
禮樂宗王
入虎穴得
班超何故
不遣
班超立功
西域
以班超為
軍司馬
諸國皆遣
子入侍
中
綱壬申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魯請孔子宅○目親御

尹起莘曰

天祐下民作之君師職治職教相與並行固不可舉一而廢一也至魯之行前史皆曰幸孔子宅此固世俗習熟之語也至謂孔子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其故居宮室不可以臨幸之禮加之也

綱癸酉十六年遣耿秉與竇固等分道並出伐北匈奴固獨有功固使班

超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詔禮敬甚備十分後忽更踈懈超謂

其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會其吏士三十六

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遂夜攻虜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鄯善一

國震怖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

更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以超為軍司馬復使于賓音其王廣德降

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綱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夜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執火營

漢書
中星列虜謂漢丘敘至大驚待日將退范令軍中蓐食

蓐食謂早也軍行時所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轉藉死者千餘人藉藉藉也

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更臣曰

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而與五十五迎父喪於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資送范不受扶父棺同溺

水得救僅免一也為鄧融之功曹融被徵范交姓名為徵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范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誅莫敢視者

范獨往歛之至獨顯宗之怒而叩辨以免三也意范之孝義可謂其愚不可及

綱甲戌十七年春正月謁原陵上嘗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慮不能寐明旦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

甘露於陵樹帝令**綱**北海國王睦卒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

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名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

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

孤幼時進趣音之行也大夫具對以狐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大

謹行所難
及有三

庶范其愚
不可及

大夫將何
辭以對

九國監甫

漢書

甲六

北海智慮

馬是好乃為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鑑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汝山以西汝山今成都前世所

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白狼槃木皆西皆舉種稱臣奉貢

白狼王唐敢敢將候反唐敢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輔使譯而獻之

綱夏五月百官上壽公卿百官以威德懷遠祥物顯應宜集朝堂奉

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

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敬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

差書法譏滿也自是西

鑑竇固耿秉擊西域平車師復奏置西域都護及戊巳校尉戊巳校尉漢

得殺之遂攻戊校尉耿恭於金蒲城在西耿恭以毒藥傳與附同矢語匈

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屬中夫者視創皆沸藥之毒氣大驚恭

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而去

鑑乙亥十八年止單于遣左鹿蠡王鹿作谷蠡音離匈奴率二萬騎擊

師耿恭以疏勒城傍疏勒西域城名後以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擁

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榨馬糞汁而飲之側

恭身自率士輓籠輓無遠反籠力董反輓與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

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曹子抗壁
相柯盟
相如申威
於河表

後漢書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後暗耿恭疏勒

鑑八月帝崩年四十八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

與政館陶公主館陶公主光武第二女陰皇后所生也生為梁松所尚明

昌府為子求郎為其子求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

郎官上應
昌府

位

漢明帝十卷

四六

編及受不
變登奏制

以弟五倫
為司空

西邊自是
死事
班超奇功
隨班拜老

五星在太微中帝座東北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讓議此三署即官出

是今之尚書郎占欲大小均耀光潤有之則吉所謂郎官上應列宿也

幸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司馬

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

殖焉○太子烜即位年十八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

十一月以第五倫為司空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

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

文考

范曄論曰

賀善贊曰

戴氏曰

建武未平之政何如弘人之度木優終綱目所無者二事
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鐘離意宋拘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
人之度未優乎富教之事綱目亦無隱乎爾是以百官上壽自武帝以來
其一念之微近於秋責備賢者網目於明帝蓋傷於辨焉急漢元帝優柔
不書惟此獨暗之君多失於優柔明察之君亦遂亡此也盡用其所長不
通隱晦以斷天資明遠敏尊賢下士聰明疆察之君亦遂亡此也盡用其所長不
少隱晦以斷天資明遠敏尊賢下士聰明疆察之君亦遂亡此也盡用其所長不
納瑾瑜有瑕已國君含垢而深沈寬弘之量永平之政有總核顯
宗之為君有瑕已國君含垢而深沈寬弘之量永平之政有總核顯
切之弊而無優柔已國君含垢而深沈寬弘之量永平之政有總核顯
事○瑾瑜美玉也枉救弊則東京之業衰矣然則人主之聰明其可恃
哉○瑾瑜美玉也枉救弊則東京之業衰矣然則人主之聰明其可恃

鼎鏗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十卷終

了凡綱鑑補

漢明帝十卷

卷十

建武未平之政何如弘人之度木優終綱目所無者二事

鼎鑄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十一

鼎鑄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十一

○東漢

肅宗孝章皇帝諱炘明帝太子也任位十三年壽三十一○帝厭明帝苛切每事務從寬厚然寵任竇憲以啟外戚用權

之漸此其所短也

綱丙子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厚贍饑民○時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遣征西將軍耿秉等救之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

百姓頓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意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為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

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夷不

革終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

帝從之介鱗謂遠夷言其人與魚鱗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

殊異也絕也言須秋案驗有司明慎選

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其身首異處也

須秋案驗有司明慎選

典

楊終請罷邊兵

下以介鱗易衣裳千石勸農

綱鑑補

漢書卷之十一

冤獄詔
陳龍請改
苛俗

為政猶張
琴瑟

全廣至德
以奉天

尚書厚

勤勤懇懇
實在此

論在修
寬厚

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龍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濫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務務於寬厚。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秦以酷急亡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功勤懇懇寔在於此。上善之倫天性峭直峭七常疾俗吏苛刻議論每依寬厚云按丁奉曰第五倫性峭不顧行年之然而矯枉者俯身之功陳善者正君之道矯枉於已而陳善於君倫亦君子矣乎

南朝曰

予觀陳龍攻苛一疏未常不羨其家法之綿延也寵有曾祖輕至寵事肅宗亦為尚書持建此疏及事和帝為廷尉議法務從寬恕可謂克孝其祖矣龍之子也復繼尚書而寬恕仍如父祖史贊曰施

于子孫宜公宜卿
蓋謂仁者有後也

太后仰封
引故

秋七月詔以上林池鑿賦與貧民。是也。丁丑二年夏四月大早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許。國會大皇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常觀富貴之家福祿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惓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

至孝女親
為上

含飴弄孫

置織室蠶
於濯龍殿

中
萬世母后

義方家教

往觀視以
為娛樂

龜鑑曰

於戲明德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方之呂后封王諸呂義之德垂式于後觀其戒兄子敬敦之書足以知其義方家教之善也明德為貴人時德冠後宮暨母儀天下愈崇儉素后况廖嘗慮美業難

之善 忠賢擊于 一門 馬慶勳成 德政 改政移風 有其本

終上書勸成德政借喻之言足以匡扶治教忠賢擊于一門兩漢外戚無一可擬者倚歟休哉

太后兄衛尉馬慶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

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

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吳公子尤好劍客專

姓亦多以劍相擊刺而無劍者按戰國策靈王

創讀曰磨刀所傷也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好小腰楚士約

食焉而能立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讀曰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肩

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太后深納之

戊寅三年馬防馬太后秋恭擊義天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免其官

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后勲之女勲乃竇融之孫也

已卯四年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

五月封馬慶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自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

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

在得故曰宿暢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曰長恨矣慶等辭讓

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特進就第

六月皇太后馬氏崩

十一月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夫

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意斷處曰章言斷處曰句言破壞大

體宜如石渠故事事見宣帝永為後世則帝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

儒會白虎觀白虎觀在此宮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今白虎

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庚辰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自

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瀉略聞于大夫之志

以直言士補外官

其業 宜如石渠 白虎議五 經同異 補外官

馬慶等以 特進就第

問章帝詔 諸儒會白 虎觀議五 經同異何 如 其業 宜如石渠 白虎議五 經同異 補外官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為夜至止姦亭亭長拔劍肆罵詔遣劍戟士收縛送廷尉詔獄數日世具出

丁南湖

治刑之道強弱是非聽其自至而後察焉豈可以其強某弱其非而先執已見哉周紂之令維陽也下車先問大姓

帝拜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高孫使

者邑到乎真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權愛妻狗愛

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有與曾參

詣超受節制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

域今何不緣詔書前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

殺人人告其罪臣不忍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

信三至而信之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

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浸疏是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

虎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

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

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閱閱

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

下樞要在於尚書聞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類無大能宜鑒

齊夫辨給之對深思絳侯勸木訥之功帝皆納之

冬十月至宛以朱暉為尚書僕射

暉字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

之曰強直自遂南陽朱李朱暉字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

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有養蠶及復備武帝均

朱暉諫行

南陽朱李

均輸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天子不言
有無
國家無
事

輸之法未暉因執以為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實敗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王所宜行 帝怒切責諸尚書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赦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黃髮賢老也言謀於黃髮之人則行事無所詔過詔意則謂暉等賢老之人而無過者也 詔書過耳何故自繫

丘壘山曰

按均輸之法謂郡國租賦并顧運之直官總取之而為轉輸但非明王所宜行雖鄉里之民為士大夫者亦不可行也章帝為漢七

丁南湖曰

文季諫肅宗行均輸時年八十及和帝用實憲世行力諫而外感陰就之求見與承其誠使歸交而後死其子之托義費日月定其

綱以孔僖為蘭臺令史 魯國孔僖涿郡崔暉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

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雖在漢史是為

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

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言有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故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懼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盧江 縣名屬直隸州府 毛義 東平鄭均皆以行義

稱於鄉里南陽張秦慕義名往候之 候之謂何 坐定而府檄適至 以國命

以義守安陽令 安陽縣名屬南陽彰德府 義奉檄而入 喜動顏色 奉心賤之 義奉見毛

色遂輕賤義有 負求則錄之意 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 郡國舉擢者曰 奉乃歎曰

賢者固不可測 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同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

不聽乃脫身為傭 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

損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拜議郎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

米各千斛 黎放 按後漢書元和元年詔告盧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

詔賜義均
各千斛

東備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

不忘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其賜均
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也

書法

善也

蔡虛齋曰

夫喜一也喜乎勢利則為祿使者也喜乎為親則獲升斗以
致養於子心獨無校乎然義今之喜後之喜也曰其辭也

非矯其喜也非拘不辭於後無以驗素養之高不喜於今無以見孝思
之篤庶幾哉季子之賢也奉惡得而測諸鄭均自食力以感悟其兄其
亦毛義之儔乎○愚按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
泊吾心悲與毛義同意

綱之西二年詔戒俗吏矯飾者○**綱**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
甚厭之其苦之安靜之吏困屈無華

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嚴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
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其勉思舊
令稱朕意焉

戴永嘉曰夫天下善人君子安靜不擾惴惴無華其政悶悶若不足以
快人意而愷愷慈祥寬洪廣大將欲感動民心扶植教化薰
蒸和氣與一世共躋於仁壽之域舍斯人其誰與其治哉善哉章帝之
為君也其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其苦之何其

憫切深至若此也襄城令劉方無心異能特以不煩之故至勤天子詔
書褒美好惡若此以此明示百官雖三代之詔何以過此

綱帝東巡○**綱**帝之為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至是酺為東郡太守帝
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然後備君臣之禮行
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綱乙丑帝耕於定陶進幸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
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
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尊
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
禮郎中

綱四月還宮假于祖廟書吳

隋煬帝盛儀衛矜服遠皆奢欲之所發也唯

綱丙戌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厚給之

帝則舉古典宗先聖文

帝則舉古典宗先聖文

帝則舉古典宗先聖文

帝則舉古典宗先聖文

帝則舉古典宗先聖文

帝則舉古典宗先聖文

帝則舉古典宗先聖文

善政可紀之矣 肅宗繼美文景 肅宗光增前烈 在位以貞白稱 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貞潔 或問倫

發明 肅宗之治自初元以來如以園籞與民禁治獄暴酷除妖惡禁鋼

五月司空倫罷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貞潔 或問倫

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

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

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後漢書曰第五倫峭嚴為方非夫

厚對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章為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侈不

儻上儉不偏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

也言

程子曰 兄弟之子猶子也而倫視之有異焉是

綱 以袁安為司空 **綱**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綱** 傳主魯國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者成漢

禮大常集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不可許帝知儒生拘牽拘牽也

而泥於文辭也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班固以為宜

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謂彼是此非故 會禮

之家名為聚訟謂會聚議禮之 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大章堯

一夔足矣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喏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

正使可施行

胡致堂曰 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

違戾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夫以獨見纔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

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

綱 丁亥章和元年夏六月改元書改元議 **綱** 是時屢有嘉瑞遂詔改元

章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

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由安懼不敢答

而安懼不敢答

而安懼不敢答

而安懼不敢答

而安懼不敢答

而安懼不敢答

綱曹褒奏所撰制度。國褒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雜以五經識記之文。

大典出此二人

發明先漢禮儀定於叔孫後漢禮儀定於曹褒一代大典乃出此二人之手其得失固自不言可知矣

丁南湖曰褒奏所撰制度然則一年之間禮若其易定乎故書曰褒之撰而非漢之禮也禮變而曰制度者以其難於識記而非聖人之禮也故分注曰帝以參論難定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此其草草之制誠非史所謂禮云禮云易其然哉者矣

綱戊子二年濟南王康中山王馬來朝。皇上篤於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造就國賞賜過度倉卒為虛尚書朱意上疏曰陛下隆寵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西平王羨等宜割情歸藩以塞眾望。

彊幹弱枝

綱帝崩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祀先帝法制。太子肇即位。寶太后臨朝寶憲兄弟皆在親夢之地。國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

崔駰書戒

富者驕生而貴者傲昔馮野王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後受多福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陰衛尉克已復禮保族全身四人

綱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懼謀因自求擊北匈奴以贖罪。太后從之。

竇憲殺都鄉侯暢

發明憲成殺列侯於屯衛之中乃聽其以擊虜自詭烏有假天討之威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以為罪人逃死之地哉

班固曰肅宗濟濟天性愷悌於穆后德諒惟淵體左右藝文斟酌律禮思服帝道弘此長慈儒館獻歌成亭虛侯氣調時豫憲乎人富

范曄曰魏文帝稱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禮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

賀善贊曰章帝之篇綱目書詔十六為愛民惜刑而發者十可謂仁厚之事耳所謂自整之微瑕也

呂東萊曰章帝繼明帝察慧之後承之以寬大如解楚王之獄罷西城之戍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此所以為東漢之賢君大抵皆

章帝仁厚之主

二事自贊

章帝東漢

資君

章帝慈祥
長者之過

章帝有奸
大喜功之

失
君德以剛
為主

官感送為
消長

安魂正色
自若

禹民天之
所生

西域傳育張紆撥動羞胡亦緣慈祥長者之過奪於人之說不能自守
未免有奸大喜功之失古今論君德以剛為主若於剛上少欠雖有慈
祥之意不過能謹其小往失之於大章帝是也

方正學曰

魏曹丕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豈真長者哉其天資亦
也或過於中而時自出其為又恒過乎嚴內則以皇后之潛殺四貴
人而發太子外則實奪公主田園而不能罪張林揚光恃勢貪殘而
不知省鄭弘以太尉言實憲而收其印綬以死此其失反有甚於明帝
何足為長者乎漢之稱長者以其持心謹厚而無害以德化人而人自
服之也若文帝者是也而章帝非其人也無罪殺貴人誅三公縱貴戚
酷吏虐民而不問不得為長者明矣斯其矯弊不以道之過也

孝和皇帝

諱肇章帝第四子也世梁貴人為貴后所潛以發卒養帝
時官外戚送為消長
漢家之禍自此始矣

己丑永元元年竇憲將行擊匈奴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

邊塞而無故勞師遠伐損費國用非社稷之計袁安任隗免冠同爭前後

十上衆皆危懼安既正色自若侍御史舉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

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故愛民者必有天報今匈奴遠歲去塞數千里

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太后不聽

六月竇憲耿秉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

大破之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

石勒功勳匈奴自肅宗以來未嘗書其犯邊今憲與秉舉師攻無

還發明罪之虜出塞三千餘里擄地書之正以若其窮追遠討之罪

胡致堂曰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刑誅則攝

曾不思萬一不勝是如憲之辟若其成功則豈可必乎憲初計時以免

死耳幸而克捷纔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貴寵赫然前日所犯不能全甥舅

之好何所忌憚罪惡貫盈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

鄒九峯曰竇憲之漸也孝文之厚其相不歸于廣國誅不貸於薄昭其慮亦

深遠矣孝和幼冲母后當國朝廷兵柄乃歸于憲之掌陸足知功愈

大而禍愈深矣逆狀既章乃假手宦豎誅之是猶募盜殺焚火未息而

盜先入也厥後宦者廢立外戚篡弒相繼迭興而漢祚以亡擅權之禍

燕然刻石
勒功

中牟三異

先王戒履
霜之漸

孝文之德
深遠

先王戒履
霜之漸

孝文之德
深遠

先王戒履
霜之漸

孝文之德
深遠

先王戒履
霜之漸

孝文之德
深遠

先王戒履
霜之漸

孝文之德
深遠

先王戒履
霜之漸

孝文之德
深遠

先王戒履
霜之漸

良可畏哉

以實憲為大將軍

漢出師所未嘗至

安魄素行

實憲殺

綱九月以實憲為大將軍。○實氏兄弟驕縱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

朝奢侈僭逼誅戮無罪臣故區區誠不欲上令皇太后損父母之號陛下

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長保其福祐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

綱辛卯三年正月實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耿种任尚圍於金微

山大破之金微山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

綱實憲殺尚書僕射樂恢。○憲既立大功威名日盛以耿种任尚為爪

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

其為賂遺賂戈季袁安任隗奏貶四十餘人實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木

有以害之樂恢上疏劾憲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脇恢飲樂

死於是朝臣震懼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

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喑無聲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之

綱壬辰四年六月朔日食。○司徒丁鴻上疏曰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

背王室向私門上威損下權盛人道悖於下効驗見於天去事之徵去事

之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疆不

疆則宰牧縱橫且因天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綱大將軍實憲伏誅。○鑑時實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專權謀逆帝以朝

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眾謹敏有心機遂與眾定議誅憲帝以太

后故不欲名誅憲迫令自殺

綱胡致堂曰實氏根據已生逆謀人主誠有意除之未易舉手和帝繼十

昭之烈矣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無可與謀而鄭眾者物猶令

也既佐人主掃除姦逆而有大功以受封爵於是開宦官用權之漸生

言治亂者每歎息於斯焉

綱雪航曰實憲之過惡在帝時已不容貸矣至孝和立愈加強橫公

卿大夫皆畏莫敢言蓋以太后為主於內親黨根據於外地

和帝繼孝昭之烈

天不可以不剛王不可以不疆

表安魄鳴

班固著漢書

班昭著漢書

班固信能

班固不叙

班固短校

和帝一且憤然震怒盡收憲黨郭璜等下獄遣為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迫令自殺遂使十餘年深根固蒂之強臣一朝萎滅殆盡以彰天子之威權以震朝廷之號令以動天下之耳目以服大臣之心志可謂剛明雉斷不愧孝昭之烈矣惟可憾者當時袁安任居三公之位帝不與之謀而乃與卿眾議之實氏雖除而寺人之權從茲盛矣諺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歟

班固以實氏有客收捕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壽妻名昭所著漢書世其書學其行事紀表志傳九世二百三十年終其行事紀表志傳九百篇滿世甚重其書學其行事紀表志傳九

班固論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盡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古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戕守節甚矣

胡致堂曰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若外戚禍敗之變則又疊疊皆前日事固乃為實憲賓客以致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寧為質而野不為華而史也

綱以臣者鄭眾為大長秋大長秋官也。○**綱帝策勳班固鄭眾每受少**

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論議政事

臣官用權自此始

甲午六年以陳寵為廷尉

寵性仁矜數議獄每附經典務從寬

怨刻覈之風於此少衰書法

丁酉九年皇太后竇氏崩追尊母梁貴人為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為侯

梁氏自此盛矣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

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論議政事臣官用權自此始

甲午六年以陳寵為廷尉寵性仁矜數議獄每附經典務從寬

怨刻覈之風於此少衰書法

丁酉九年皇太后竇氏崩追尊母梁貴人為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為侯

梁氏自此盛矣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

梁氏自此盛矣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

梁氏自此盛矣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

梁氏自此盛矣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

梁氏自此盛矣

和帝一且憤然震怒盡收憲黨郭璜等下獄遣為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迫令自殺遂使十餘年深根固蒂之強臣一朝萎滅殆盡以彰天子之威權以震朝廷之號令以動天下之耳目以服大臣之心志可謂剛明雉斷不愧孝昭之烈矣惟可憾者當時袁安任居三公之位帝不與之謀而乃與卿眾議之實氏雖除而寺人之權從茲盛矣諺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歟

班固著漢書

班昭著漢書

班固信能

班固不叙

班固短校

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論議政事

臣官用權自此始

甲午六年以陳寵為廷尉

寵性仁矜數議獄每附經典務從寬

怨刻覈之風於此少衰書法

丁酉九年皇太后竇氏崩追尊母梁貴人為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為侯

梁氏自此盛矣

胡致堂曰

憲等而奉事太后不聞虧禮借曰勉強及太后崩乃抑却三公之奏不遵光武之失且曰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義兩得可謂賢矣且和帝實梁出也既奪其子又殺其母實氏雖欲專名外家和帝雖能不怨太后然梁氏不可不復也此與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則異矣故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追復喪制封爵諸舅於禮無失也

綱戊戌十年以劉愷為郎○**綱初居巢侯劉般薨于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十餘歲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

弟憲

劉愷謙辭

有司不原樂善之心

帝幸東觀

特賜曹丕衣冠

規矩權衡不可枉

徵班超還京師

水清無大魚

班君所言平平

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
含弘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為郎

綱辛丑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東觀漢聚書之所○帝因朝會召見諸儒曹丕

賈逵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不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

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

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也書書幸東觀美崇儒也

綱壬寅十四年六月皇后陰氏廢死陰后妬忌恚恨有言后缺巫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

綱徵班超還京師○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為起上書曰

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王門在陝西去長安三千六百里乃徵超還任尚

代為都護請教超曰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湯佚湯佚大槩

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還和如超言超家貧為官傭書以養世久勞苦嘗

萬里侯相

授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有相者謂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自假功封定遠侯

丁南湖曰觀班氏兄弟之死可見世人之難料也固之玩意兩都優游於牖下雖所遭之幸不幸其知後與否乎

綱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為皇后○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選入宮為

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宮人隸

役皆加恩惜帝深嘉焉及為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

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中郎將

綱封鄭眾為鄉侯書法宦者封侯漢末之禍基於此矣

綱癸卯十五年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帝嘗嘗龍眼荔枝千里

一置五里一候至是唐羗上書諫止敕太官勿受

終世不過中郎將封鄭眾為鄉侯

以漢子石
為郎中
忠良所以
為治
胡氏論
重帝何如
帝慈儉
之君
和帝收攬
惟綱
東漢基禍
之生

乙巳元興元年十二月帝崩少子隆生始百餘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
綱羅陽令王渙卒○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伏外猛內慈人皆
悅服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詩弦歌以祭太后詔曰夫忠良
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其以渙子石為郎中

胡致堂曰

孝和幼中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劬實憲自是大柄在手威
禮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
未能鋪張揚厲顯闕多矣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時
迎立清河王慶登不善哉而
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矣

賀善贊曰

和帝在位綱目書實憲外非封拜則天變過事而已然其間
勿受珍羞蓋亦慈儉之君也乃能蚤發英斷收攬權綱而又尊儒納諫
動無大過惜乎為謀不遠權姦雖除而關鑿用事遂為東漢基禍之主
綱目書封鄧象為
鄭和侯重惜之也

孝殤皇帝

諱隆和帝太子也生僅百餘日
太后立之在位一年而崩壽二歲

綱丙午延光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祭錄尚書事○

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群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
特贊也與三公絕席

綱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公

騭南陽新野人訓之子也

綱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

清河孝王名慶子也

子德為孝和皇帝嗣即皇帝

位太后猶臨朝發明

春秋傳云猶者可已之辭也定時安帝年十三若輔
之爾嗚呼贊如鄧氏君子
猶不之予况下於此者乎

胡致堂曰

立天下之主當與三公大臣共議選舉賢明豈一家之私哉
而乃定策禁中公卿不與假如立非其人則亦無由改悔是
自求禍也清河王慶章帝長子嘗正位儲宮廢不以罪年齒益長過失
不聞於是迎立以王漢祚豈不善哉而劉太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至
安帝年二十有八猶不歸政故自永初而後日食地震雨水風雹之變
歲不絕書母氏常隆閣尹得志接乎桓靈而漢遂滅矣

綱詔檢救鄧氏賓客○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毋贖前代外

戚賓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咎在執法懈怠不輒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
大姻戚不少賓客姦滑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救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

詔檢救鄧
氏賓客
德自居
御氏以
德自居

綱

綱

綱

詔舉隱逸
人君不可
以不學

無所假貸發明鄧氏以賢德自居故檢校其家為甚嚴書之于冊亦足少見其美然未若釋然歸政之為愈也

十二月詔舉隱逸選博士○國尚書郎樊準以儒風浸衰上疏曰人君

不可以不學光武受命中興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庶

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又多徵名儒每燕會燕會合語也

則論難行行行和樂貌共求政化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期門官名職掌執兵送從

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施講謂不儒者競論浮麗忘寒寒之患此

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倚席謂不儒者競論浮麗忘寒寒之患此

難也習談談之辭談音談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

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

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舞雩論儒
風疏

丁南湖曰人君臨御之始况值式微之運所貴乎匡君者于其短不于其長于其急不于其緩東漢永初間鄧太后耽嗜經典慕誦不休安帝年纔十三好書篤學是學校儒術乃后與帝之所長而且國冢多難則此宜姑緩者也樊準自少脩儒術乃以此自鳴而投太后之

所者殊不念時事之所急衰職之所短者重外戚寵閹宦輕三公以社稷危如累卵此臣子所痛心而迫於救焚拯溺者也時維仲長統以此獨奮昌言彼準何無一言助統而為是迂儒不急之論哉雖然若在治朝則準言誠是也

孝安皇帝諱祐孝王慶之子章帝之孫也自在邸第時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間海帝崩無嗣太后立之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崩口即位數年

丁未初元年夏四月封鄧陟及弟悝弘閭皆為列侯陟辭不受

書法書不受察考後漢書曰悝悝兄弟委遠時柄忠勞工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五月以魯恭為司空奏用刑宜

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策王言也免黜也王言之制有七其一曰策書立皇后皇

昌言曰統名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愠怒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

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於中

外戚龍被近習小皇為災戚宦所致反以策讓三公也至於死

三公之職
備員

三公之職
備員

三公
仲長統昌

太子封諸王立嬪妃拜免三公宰相臨軒策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即持受之

三公
仲長統昌

三公
仲長統昌

三公
仲長統昌

三公
仲長統昌

三公
仲長統昌

三公
仲長統昌

三公職思
其憂

免豈不究哉發明乃悉歸罪三公可乎然為三公者職思其憂苟不得以

錄囚對雨
六降

自誣羸困與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

散劉騰為
大將軍

實即收令抵罪未還宮澍雨大降

嗣西孔子

綱十一月徵鄧騰為大將軍○鄧騰在位頗能推進賢士

衆人謂之
晚暮

農楊震孤貧好學通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伯起揚

君不知故
人

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五句騰聞而辟

暮夜無知

昌邑令桓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君但

震畏四和

嘗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欲令震自為子震不肯曰使後世稱

清白史子

為清白史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見古以為

胡致堂曰揚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為名君子正之曰人與我

言蓋亦不可以知論

氣心思之性也震好學通達清白自將雖辭故人暮夜之金行不效暗

揚震有不知

室之節然為此語則燭理幾於未明矣燭理推賢進能自其美操要之

揚震處理

綱庚戌四年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目初鄧騰欲棄涼州并力北邊

衣補猶有

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

大將軍

然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

不可者三

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園陵單外二

不可

也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

問虞詡論

為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又死子戰無

輕重若行
三其說何
如

以虞詡為
朝歌長

盤根錯節
別利器

此吾立功
之秋

儒者當直
諫廟堂

兵不厭權
頑克假懸

策
設三科
求壯士

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驅民悉以為前鋒，則函谷以西，園陵舊足，非復漢有二也。禹善其言，更集四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掾，以安慰之。

綱以虞詡為朝歌長，朝歌河內邑也討縣境群盜平之。○鑑朝歌賊審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鄧騭以前議惡虞詡，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慰問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遇樹根之盤互木節之交錯非堅利之器不能治之以譬過事之難若非奇才則不能治也此乃吾立功之秋也。

目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大半相聚以求溫飽耳，不足憂也。但兵不厭權，謂當知權泥願寬假籌策勿令有所拘闕也關音變止。鑑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募以財召也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

虞詡捕盜
采線縫裙

二科比皇
法所當治
虞詡一舉
數利

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悉貫其罪，貫赦之也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代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以賊誘賊乃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傭以采線縫其裙，後襟曰裙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愚謂有罪不貴者，法之正也。三科設募者，權也。正法可行於治平之日，不可泥於盤根錯節之秋。惟遇變而通以權，則不膠於常而能制乎變。詡不厭權，三科之募而卒以收功，其通變也。夫其達權也，夫雖然豈惟是哉。縫裙者，權也。增竈者，亦權也。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友得如詡之知權者，而與之言兵哉。

胡致堂曰

虞詡三科所募以常理論之皆王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用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馬稜知詡之賢危其籌策使無拘闕詡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為難鄧騭能薦李卻楊震矣乃以異同之議失之於詡

袁了凡曰

虞詡祖父經為吏平允嘗曰吾決獄六十年矣庶幾于東海及詡臨終追悔令朝歌時殺賊過多其中何能無枉自此并餘年家門不增一口夫用兵倉卒鋒刃橫加非不得已也特經性仁恕類多平反詡性剛直易流酷烈且詡為司諫三公嘗共劾其盛夏多拘係無辜至其苛刻之聲亦豈一朝之積則獲戾于天有由矣愚莫慘乎意一有輕忽

人命之心天所厭也豈必手刃人哉故觀經詔一念仁刻少異而天道報施已不爽微矣吁可畏哉

綱乙卯元初二年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與殺李氏

關雎愛在進賢

書帝年二十二矣立后之遲未有如此者而竟得姤后卒以亂朝關雎憂在進賢宜矣哉

綱冬遣中郎任尚屯三輔○虞詡說任尚曰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目

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以步追之勢不相及莫如罷諸郡兵

萬騎逐千虜

令二十人共市一馬共出錢買馬也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謂隨其後也掩截

其道自窮尚用其計造輕騎擊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

以虞詡為武都太守

綱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為武

武都郡名今陝西鞏昌府岐州

都太守武都郡名今陝西鞏昌府岐州羌衆數千遮詡於道詡於陳倉陳倉縣是谷今陝州

虞詡有將帥之略

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宣揚也請朝廷求益兵須待也到當發羌聞

虞詡增龜

之乃分鈔音抄奪取也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

增龜

兩龜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龜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

十里以形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

見弱下強

所及也速進則彼所不測也虜見吾龜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

必憚追我孫臏見弱見音現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羌衆攻圍

用計掩擊大破之發過弩買衣設伏兵賊由是敗散一郡遂安按詡在武都相築營壘招還流人假

自戊午五年鄧遵任尚同破羌遵以太后從弟詔封遵為武陽侯尚與爭

封遵舉尚

功徵尚舉市

書馬防耿恭同破羌者也防徵而恭下獄鄧遵任尚同殺羌者也遵

同庚申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車師共殺漢吏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

班勇復父

父風勇班超召問之勇請復置都護屯兵通西域以拒北匈奴於是從勇

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燉煌雖以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

數遣軍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夏四月以子保為皇太子○以楊震為司徒

辛酉建光元年皇太后鄧氏崩帝始親政事帝少號聰明年十歲好學

史籀書和帝數稱之故鄧后立焉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及后崩鄧

氏五侯皆廢為庶人以閻皇后兄弟並為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中

常侍江京等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初帝已年長太后久不還政潁川

杜根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縶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蘓逃竄為宜

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

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

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愚按鄧

后也每聞民饑或逢且不釋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雖十載水旱夷夷盜

起俾寓內復寧歲仍豐穰亦其勤政之效矣然帝年垂三十久戀大權畧

無還政意鄧康以后族之親慮貽顛覆數進諫即斥逐就國杜根幾於

殞軀翊世為是抵罪追建光之世鄧氏一門誅胤始盡嗚呼龍利難居盈

滿可畏鄧后之贊

州不慮及此耶

致不能容乃上書諫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

盡謏譏難於行也之節不畏逆耳之室今明詔許答克躬諮訪群吏必

承風響應爭為切直宜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以薛包為侍中不拜○包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

不得已慮乎外旦入酒掃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中分其

財弟子破產輒復賑給帝聞之徵拜侍中包不拜詔加禮如毛義

以耿寶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閻皆為列侯○

京閻與中常侍樊豐等及王聖帝乳母也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

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方今九德未樹嬖倖

充庭宜速出阿母聖王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不聽

綱以劉愷為太尉○時居延都尉范滂犯賊罪吏議欲增綱二世劉愷

何至自苦如此

杜根為宜城酒家保

伊康遺歸

詔舉有道之士

仁君廣山藪之大

聖朝無諱之美

薛包有至行之美

加禮如毛義

楊震請封

王聖

攻以待賢為本

綱以劉愷為太尉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春秋所以
進人於善

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
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也詔從之

以其陵恩
度臣子

高祖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謝病亦告也寧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
思安帝追尊父曰孝德皇帝曰孝德后尊陵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各得
其所時宦者不便之竟寢忠奏

帝王篤化
美俗

袁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為善因其自然而不
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况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
綱壬戌延光元年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子伯榮詣甘陵○尚書僕射陳

明王正乾
剛之位

忠上疏曰昔韓嫣漢武帝幸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易王名非
誤為一拜而媽受毆刀之誅媽常與上同卧起易王入朝詔從徹上林天
獸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傍媽驅不見既過臣願明王嚴天王之尊正
王怒為皇太后后使使賜媽死

王龔愛全

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鴻幾書奏不省

黃憲卒

汝南郡名今河南汝寧府

○初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閭為

功曹即曹事

引造郡人陳蕃黃憲等憲不屈蕃遂就吏憲世貧賤父為牛

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師範

既而前至袁閭所問曰子國

有顏子顏回喻

寧識之乎閭曰見吾叔度叔度黃和憲字也是時同郡戴良才高

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罔然失意

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

醫見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及周舉嘗相謂曰時日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

之萌鄙吝之義

復存乎心矣太原府屬郭泰字林少游汝南過袁閭不宿

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奉高袁

譬諸汎濫汎音軌字

千頃波澄之不清濁濁互交

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

叔度注汪

千頃波或作汎誤也濫通作監汎泉穴出清者雖清而易挹挹音邑叔度注汪廣貌若

其人難得

而測即各復存

乎心

之萌鄙吝之義

復存乎心矣

太原府屬郭泰字林少游汝南過袁閭不宿

而退從憲累日乃還

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奉高袁譬諸汎濫汎音軌字

千頃波澄之不清濁

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

叔度注汪

千頃波或作汎誤也濫通作監汎泉穴出清者雖清而易挹挹音邑叔度注汪廣貌若

千頃波

齊德幽光不可眠

人勸其仕憲暫到京師即還年四十八終

發明 憲一布衣也而得書于册至今使人有歎仰之

范蔚宗曰 此客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憤然

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

始度乎故嘗者論云○此疵同德大無能名也晉范汪謚穆侯憤然柔

朱晦庵曰 若有所感于心亦其最高乎使得聖人作成之當居穎氏之

丁南湖曰 范史稱黃叔度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是尚未的許孔氏

則叔度有德而但未學乎故朱子曰畢竟其德雖穎子可至矣然

於是綱目書曰汝南黃憲卒夫憲布衣也而卒書之優德之意至矣

綱 癸亥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縣名君保賜物而已未有封也至是而

封君矣漢治雖欲不哀其可得乎

綱 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縣名○國時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

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燉煌太守張璠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

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三策北虜

呼衍王專制西域今以酒泉屬國先擊呼衍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賜車

師上計也置軍司馬出屯柳中中計也棄交河外城以漢水分流繞城下故名交可收鄯

善等入塞此乃下計也朝廷從之乃以勇出屯柳中

綱 以楊震為太尉○耿寶薦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

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勅寶大恨而去閏顯亦薦

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而辟之震益見怨

綱 十二月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初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

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為國

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脩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綱 甲子三年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燮豐令耿寶奏震怨望即夜遣使者

以壯勇將兵屯柳中

策 張璠陳三

以楊震為太尉

李常侍國家所重

宜有尚書勅

脩德立行所以為國

何為守東岡之陂

脩道者度時而動

何為守東岡之陂

脩道者度時而動

何為守東岡之陂

脩道者度時而動

何為守東岡之陂

揚震不能見幾而作

楊震清白

忠正三公

無出震右

惟恐其言

害根秀

揚震處義

不精

來歷廷誥

薛皓

來歷守闕

不去

策收震太尉印綬還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

禁荷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鴆而卒發明其死宜矣然當時清曰忠正無出

震右乃以諫諍忤雙倖而死是時安帝保愛群臣如護心腹震雖欲效節

不可得已知有小人而不知有君子惟恐嘉穀之害報秀也哀哉

胡氏曰安帝三公無出震之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

殺身之禍忠則忠矣然其燭理不明而處義不精亦不足稱也已

綱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王○帝納江京樊豐之譖廢太子太僕來歷

孫也○要結劉禕等十餘人證太子無罪帝下詔責歷等薛皓先頓首曰固

宜如明詔歷拂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屬通諫謂近日相要結而回入諫也而今復背之

大臣立朝區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

綱乙丑四年三月帝崩于蕪年三十一還宮發喪太后即安帝臨朝欲久

專國政貪立年幼與閹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濟北惠王名壽章帝第五子申貴人所生

子北鄉侯懿為嗣北鄉名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冬十月北鄉侯薨

綱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德陽殿迎濟陰王濟陰漢

晉入曹州屬即皇帝位時年十二收閹顯下獄誅遷太后於離宮離宮天

山東兗州府封孫程等皆為列侯是為十九侯

之宮丁南湖曰北鄉侯即位而天下屬於太后濟陰侯即

位而天下屬於宦官漢欲不亡其得乎哉而天下屬於太后濟陰侯即

綱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詔以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

葬葬曰有大鳥高丈餘其鳥五色兩翼長二丈二集震喪前葬畢始飛去

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後漢書曰今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敬遂復計金授官移

吏人錢穀得至關內侯也羌既轉密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

地徙池陽台謂三公象也衡平也哲智也素蓋也謂鄧后專制國

柄也

十九侯

大鳥集喪

中牢祠楊

震

後漢書

九綱監南

漢安帝十一卷

十二

胡致堂曰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闕后妬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闕尹國無人焉則漢氏之衰從可知矣

孝順皇帝諱保安帝太子也在位十九年崩壽三十一帝即位之

綱丙寅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綱皇太后閻氏崩

隄防衛

從史魚以屍諫

白璧不可

容容多後

左惟有家

綱司隸校尉虞詡彈劾權貴百官側目三公劾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民之隄防刑罰者民之街轡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屍諫耳衛史魚將死謂其子曰我言遠伯玉賢殞於室足矣子以父言聞之君乃進伯玉而退子瑕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帝乃赦出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蓋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璧王之性善惡不相瑜不掩假忠也容容隨眾上下也林希逸曰無善無惡皆欲其悅已故謂之兩容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

節宜權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綱丁卯二年夏六月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

綱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綱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

隱於壺山之陽壺山在河南南陽府魯陽縣其山園大如壺形故名前後辟召禮請不赴是歲帝復

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待以師傅之禮帝設壇賜几英就聘及後應對無

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

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訾與貴通

責重之極也怒萬乘之君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司馬公曰

古之君子和有道則仕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是

正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

名也若乃孝弟廉謹潔已安分雖不足以尊主庇民被褐懷王深藏不市則

廉耻美風俗亦可矣固不當如范滂之待韓福光武之避尚黨以勵

丁南湖曰順帝徵賢而始於樊英其猶燕昭致賢而始於郭隗乎故范

樊英進退無所據隱非君子之所欲工者務實不務名亦清修之吉士

待樊英以師傅之禮

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揚厚以儒學進崔瓊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仲嵩舉巴牧民之良幹罷彭虞詔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即頭陰陽洋密張衡機術特妙此諸賢皆徵於之所致惜帝之不能盡也

綱以處士楊厚黃瓊為議郎○國時又徵廣漢楊厚廣漢郡名今屬四川成都府

黃瓊江夏郡名今湖廣武昌府厚既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

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聖賢居身之所珍也嘗聞語曰嘒嘒者易缺皎皎者易汙嘒嘒明也皎皎潔也

待神明雖無大異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者豈非親聽望深名太盛乎

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眾人歎服

一雪此言爾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

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

丁南湖曰梁冀之威權舉朝震懼矣而楊厚固辭其贈遺黃瓊力沮其封爵仰此德行誠為不負所舉矣

李固字子節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反負笈謂負書箱也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

令同業諸生知其為節子也

丁南湖曰史謂李固究覽墳籍為世大儒然則固之為儒也止於究覽則未之知也孔子危行言孫以處亂世微服過宋以避惡人惜乎固也

自初舉災異一策以至議立清河王諱而後書數言危烈而處亂之道失矣此豈知孔子之所以儒哉雖然固以忠節扶漢斃而後已則所謂殺身成仁力

行孔訓者也

綱辛未六年春三月以沈景為河間相○河間王政傲很不奉法帝以

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

贊拜景峙時立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責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

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傳責之曰

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

李固為世大儒

河間王

九淵蓋補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因捕諸姦人奏按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備

○**綱**秋九月起大學○**綱**初安帝薄于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

學舍頽敝鞠為園蔬或收兒莖豎新刈其下將作大匠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掌脩作宗廟殿後宮室陵園土木翟酺上疏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凡造二百四

之工丞一人六百石翟酺上疏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凡造二百四

室五十○**綱**壬申陽嘉元年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綱**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

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定僕射胡廣等諫曰恃神任筮不必當賢

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

商之子選為貴人常持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

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為皇后乘氏侯

封○**綱**夏四月以梁商為執金吾

綱立孝廉限年課試法○**綱**尚書令左雄上疏曰盛衰之道必在用賢用

盛衰之道必在用賢用

陽以博施為德

稱善定后

學舍頽敝

翟酺請修

學舍頽敝

翟酺請修

漢世良吏於茲為盛

賢之道必在考黜昔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勸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一切苟且也莫慮長久臣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徙言權時也移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王荆公曰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徇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贊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送故之勞緣絕薄書之弊固其害之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綱**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任記曲禮四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諸生試家法又吏課殿奏乃得應選若有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子奇齊人年登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化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久之廣陵黃陵郡名今揚州府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應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

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

漢世良吏於茲為盛

十五

孝廉聞一

知幾

陳蕃李膺

等拜郎中

察選多得

其人

曠代一有

名卿

左雄袁世

如年之法何

三公之應

昔顏回聞一知十，廉開一知幾，即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然雄

公道精明，能審覈直偽，決志行之。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陳蕃、李

膺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

多得其人。書法難也。幾之何與廉舉孝而恨之。年且試家法，試策奏非初意矣。

袁宏斷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爲言耳。且

胡致堂曰雄、蕃、膺、膺，皆名卿也。其言取士之制，貴得實才，

蓋自言其進德之序，禮言四十而仕，蓋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

謂收人以其是爲準也。徐淑以類子自方，固易其言，而維以聞一知十，語

之亦失其義。賜所謂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况類氏明哲舉百

見犀而已，所不及爾。雄以難對之問，折抑孝廉，又坐舉者，曾是以爲可乎。

○國上召郎頤問以災異，頤上

章曰：三公上應台階台階即泰階也。九六星六符。下回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

之在位，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

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枚

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

之彌優，臣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也。因條便宜七事，一念百姓

之勞罷營繕之役，二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宜務節約，四宜簡出宮女，五

宜爲備禦寇寇，六宜令內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宜蠲法令有所

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國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左，雄諫不聽。

○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

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之喉舌。斗

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審

擇其人，以毗聖政。若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

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足

政猶水有源，猶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

既防

黃石

即謂條更

宜七事

謂前朝條

賜策與使

宜七事何

如

王者之法

猶江河

李固對策

尚書酒北

尚書出納

王命

政猶水有

既防

聖王不臣
異俗
問郭正稱
法真何如

逃名而名
我隨
法真百世
之師

進君適所
以自伐

君意與宣
子殊

良質獨
所薦

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帝不從至是蠻果筆責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

丁丑二年十月徵處士法真不至○國秩風法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綱戊寅三年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國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趙宣子即趙盾為晉正卿韓厥景公時薦之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賞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

益以此賢之○國是時宦官壅實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僉退厚交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

又亦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景監秦者公時宦者有識知其不終余得巨

周舉清高
忠正
周舉可重
任

綱辛巳六年大將軍梁商卒以梁冀為大將軍不疑為河南尹不疑冀之弟也以周舉為諫議大夫○國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後漢書曰順帝之世梁商相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九滿而能以愿謹自樵悴之音載謚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厄未嘗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傾側孽臣傳龍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袁了凡曰梁商為相每過歲饑輒截穀城門以賑貧餒又內侍曹節用於外伯夏其近是乎或曰與粟以濟天子之相裨也蓋行媚於內而施賂此民也况后父之尊而公相之貴乎何不一言於朝賑以天子之廩也彼田成氏以大釜鍾私出貸於民國饑而父子相牽趨田氏者不聞不生也謂非蠱賊其君以狐惑其民哉

綱荆州盜起以李固為刺史固到赦寇盜前豐魯之更始賊帥自縛歸首

李固招徠

遣八使分行州郡

張綱埋輪

李固政為天下第一

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後為梁冀所憾徙固為泰山太守固亦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壬午漢安元年八月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爨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

分部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墨綬三采便輒取舉喬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

之任阿衡伊尹任也謂保其國如何平其政如衡而專肆貪叨仇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袁了凡曰張文紀理輪劾奸單車諭賊剪當道之豺狼

鑑杜喬至兗州表泰山太守泰山郡名今省入新李固政為天下第一上徵固為將作大匠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願寇亂楊徐

張綱單車詣嬰壘門

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獨單車詣嬰壘門以書論嬰請與相見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然為之者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仁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南州晏然

張綱恩信

降賊

丁南湖曰盜賊惡虞淵而害以朝秋之盜梁冀惡張綱而害以廣陵之

袁了凡曰綱則以為廣陵守御為惡虞淵則以為朝歌長蓋皆借賊手殺之也而二子遂能驥起事功彪名於國極殺之者乃所以成之也蓋才全則運險為夷命在則因禍為福斯理固然而姦人者徒憑勢以陷害人亦惑矣然則類真卿張鎰之死於賊世謂盧杞殺之也杞雖奸能自為天乎

九綱監甫

漢頂帝十一卷

廿九

蘇童不私故人

我獨有二天

章意欲借以發泉聖人無意

以親故受汗穢之名

聖人無意

孫性

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雁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

祐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郡名屬河東今恩州曰行部欲案

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

獨有二天言倚庇章曰今夕蘇孺文章字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

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唐仲友曰公義私恩固當並行不相悖然章意蓋欲借以警眾故善之

曰吳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

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首首具談言祐曰掾以親

故受汗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吳祐遷

綱癸未二年增孝廉為四科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許者輒閉閣自責然後科行所訟以道警

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廉為六能從政者以為四科帝從

之書法前有試家法課箋奏二科矣今復增孝廉弟從政為

綱申建康元年四月立皇子炳為太子天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

史仲高監其家監護太子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從宮中時太

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夫高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

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報太

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高臨事未惑帝亦嘉其持重稱羨者良久

綱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梁太后臨朝

綱以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

綱九月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以梁冀非不疑專

政諷其增脩謙節對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

楫者也如其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

問皇甫規舟楫之喻何如

東在博識

十

盤桓甚高

乎夫德不稱祿猶墮墉之址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念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賢王歎

亦後來之

孝冲皇帝諱炳順帝太子也

乙酉永嘉元年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諒及渤海孝王子續皆皇帝曾孫

為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公卿皆歸心焉而續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

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周物之立又當戒

鄧閭鄧閭立北鄉侯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續出南宮即

皇帝位諒罷歸國發明爾其復自用情經行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

間監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逐

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宦官多不以次固奏免

大寶乃私門之物

天下咸望治平

此等遂作飛章

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言固離間近戚自陰反冀冀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孝質皇帝諱繼章帝玄孫渤海孝王之子冲帝無嗣梁太后立之在位一年為梁冀所弒而崩壽九歲

丙戌本初元年四月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壁

目帝少而穎慧常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言強梁也

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籬而後出故言跋扈也冀聞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羹餅以

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

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屍號哭推舉推窮詰也侍醫議立嗣固與胡

廣趙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

下合衆生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等及杜喬皆欲立清

河王諒冀曰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年十五太后猶臨朝聽

政大將軍掾未移移為梁冀所薦戒梁冀曰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

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宜得小心忠篤之士與之察勸講授又

跋扈將軍

國之興衰在此一舉

朱虜成梁

朱虜成梁

朱虜成梁

朱虜成梁

朱虜成梁

朱虜成梁

漢中帝十一卷

薦種高學巴等莫不能用

胡致堂曰

人臣之罪無加於弑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管帝食餅腹悶御前殿故三公中二十石列侯司謀期門羽林士大會中庭推舉尚食窮問前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白建明德兼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雖梁冀久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躬為大逆名在弑君其下未必一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諭以逆順衆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屍號哭一再致書比三日間冀策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嘆哉

君遂昌曰

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國為無人烏有大行晏駕而識不足不明春秋之義死而無補也

袁了凡曰

朱穆奏記梁冀謂明年丁亥刑德合於乾位因引易龍戰于野之文其後適黃龍二見沛國冀遂以穆龍戰之言為應此齊源師以孟夏龍見請雩祭高那眩為相驚問龍見所在二豎皆窮位將相而粗鄙不學乃爾又唐侍御蕭以讀伏臘為伏獵吳者李林甫所引林甫寫弄璋為弄璋讀杜為杜何狡佞龐夫氣類相合耶若金合周之雀兒參收元赤蓋之呼陳尚為陳山可則荒夷鹵莽又奚怪也

孝桓皇帝

在位二十一年而崩壽三十六歲○是時梁冀雖除五侯肆虐賢人君子忠憤激烈卒成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信夫

丁亥建和元年六月以光祿勳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廢氣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也 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八月立皇后梁氏

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梁冀乃使馬融草奏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鮪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死於獄中吳祐責馬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冀使人脇杜喬曰早從宜引使自妻子可得全喬不肯遂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

李公之罪成於卿手

梁冀殺李固杜喬

子郭亮未冠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臨哭不去喬故掾楊匡星行至洛守護尸喪上書并乞二人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葬遂與

亮班皆隱匿吳祐亦自免歸卒於家

按張氏言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其視胡廣趙廣輩不翅如糞土也

胡致堂曰

古之君子有不願受知公卿者既名知己則義難中絕於是進退死生有不合乎禮者矣李固之失殆與揚震比歟又况

李固之失血揚震比

二公精忠勁節

翅如糞土也

李固不達
大臣之義

吾儒進退
之良規

孤鳳鳴于
眾鳥之中

朗陵神君

荀氏八龍

慈明無雙

高陽里

今日得御
李君

梁商之賢不及鄧騭而固終身為其從事至于梁冀頑嚚凶暴繼父執柄固尚君弔鉉遲回不去豈非特門生故吏可久于位耶雖有昌言至計崎嶇獻納竟無所就以陷危禍忠則忠矣仁則仁矣吾不知也

尹遂昌 李固杜喬之死誠忠於漢者然冀負弒逆之誅一君不能聲其罪於天下隱忍而死故綱目皆不書其故官者哀其不幸大臣之義也

趙雪航 和有道則仕和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寔吾儒進退之良規也是時孝桓昏弱賊莫擅權寺人相煽為惡漢室紀綱已壞二公抗節而不思引退徒以子然忠直之身與群小凶惡為敵正如孤鳳鳴于眾鳥之中豈能勝惡聲之鬪哉

荀淑 卒淑少博學有高行當世名

荀爽 卒淑少博學有高行當世名

李固 李膺等皆宗師之在朗陵蒞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純

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其六曰爽字慈明人言願陰令范康命其里

曰高陽里取高陽氏才子八人謂之八龍慈明無雙膺性簡凡無所交接唯以叔

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膺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

李君矣其見慕如此○寔出單微同郡鍾皓以篤行稱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為友皓為郡公曹辟司走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卿者

好學慕古
有退讓風

荀氏八
龍何如

共輿同舟

舉陳寔倫從之後為太丘長脩德清靜吏民追思之皓素與淑齊名膺歎

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膺祖太

尉脩以膺妹妻之定嘗請淑長子脩字元方御車次子諶字季方駿

右淑孫或字文若尚幼抱置膝上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謀

之子細問其父優劣於其祖寔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丁南湖 龍之為德非聖人不能當之故易之取象惟乾爻得以稱龍

五考靖有至行不仕號玄行先生特一隱逸之賢耳爽晚年赴董卓之

召未十旬而取卿相其餘六人史不立傳想無足錄胡為乎皆稱龍哉

蓋好名者交相題榜務在矜衒而黨人之禍此其作俑也

庚寅 和平元年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

孫氏 宗親為侍中卿校郡守者十

餘人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

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王孤時困而莫之

恤乎宜時易守宰非其人者翼不納

陵毅羽林

申公憲以

崔寔政論

濟時拯世

聖人執權

孝宣明於

君臣之道

孝宣優於

孝文

達權救故

聖人與世

之理

世移

梁肉治疾

綱辛卯元嘉元年正月朔尚書張陵勅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國群臣
朝賀大將軍冀帶劔入省尚書張陵叱出勅羽林虎賁奪劔冀跪謝陵不
應節勅奏冀詣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
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
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書法

春上正朔萬國會同而冀帶劔得入無人臣禮罪非
大焉獨陵勅之希舉職也而詔以俸贖失刑甚矣

綱十一月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獨行言守正而○不依何於人也○豈郡舉崔寔詣

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
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知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
衽衽衣裳决壞枝柱和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
權遭時定制俗人拘牽古不達權制苛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
家之大事哉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

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

內清肅天下密靜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卒以慎慎威權如

奪遂為漢室基禍之始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

文數管仲之功太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故之理也故聖人能與

世推移楚詞聖人不疑滯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

之緒上古結繩而治如亂秦之餘人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舞舞干

苗格若劍奴圍高帝於平城豈結繩之政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乎則致養疾則攻

焉夫刑罰者治亂理治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興起之梁肉也以德教

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樣也自數世以來政

多恩貸恩寵假馭委集其轡馬駘其銜猶連來反銜脫曰駘家語云古者

策故善馭馭者正街勒齊轡策善馭人者四牡橫犇馭馬也四牡天子所

一德法正百官焉街首咸馬口中鐵四牡橫犇犇音度以木街馬口也勒謂

也皇路傾險皇大也方將甘勒韃韃以救之馬轡也韃音堅束也韃音舟

韓韶開倉賑饑

穎川四長

書選能治劇者以穎川韓韶為廩長廩長泰山郡縣令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其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王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矣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穎川四長

丁南湖曰

韓仲黃之為廩長散群盜賑流民信有德政矣載考荀季和初對策而斥梁冀即棄官而贍親友鍾季明讓二兄而不肯仕歷九辟而不樂就陳仲弓以公平率閭里以清靜治郡邑釋揚史之私讎而遠近嘆服送張讓之父喪而賢士倚賴范史以此四人同傳其取類亦當哉

劉陶鑄錢

丁酉三年蝗○或言民貧宜鑄大錢劉陶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貧在乎民饑盡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遂不改錢
戊戌延熹元年以張奐為北中郎將○匈奴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屠各匈奴各

別種 渠帥襲破其眾諸胡悉降

己亥二年秋七月皇后梁氏崩○梁后恃姊兄勢奢靡妬忌寵衰無子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益疏之憂患而崩

渠帥作外戚

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尚公王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渠帥作外戚冀怒琦曰管仲樂聞規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钳士口殺主聽使馬鹿易形乎冀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又遣客刺殺議郎郎尊帝大怒乃與中常侍單超徐璜等定議誅之帝齧超臂出血為盟使瑗等將兵圍冀第冀及妻壽皆自殺百姓莫不稱慶封單超等五人為縣侯世謂之五侯胡廣韓續孫朗皆坐阿附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

渠帥作外戚

尹起莘曰渠帥之死桓帝特以恚橫怒而殺之爾非能討有罪而正王誅也然當冀擅權之時誠有未易然者迨其既斃無復顧慮

渠帥作外

渠帥作外

渠帥作外

討賊之文
自於天下

漢朝諸人蓋亦申告于朝糾舉本初為毒之禍顯明大義討其不放之罪殘害其身汗痛其宮庶幾討賊之義暴白於天下而當時則弗暇也吁誠可嘆哉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追廢梁后為貴人

以大司農黃璜為太尉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迨璜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嘗為清詔使按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望風解印綬去奏擢象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對曰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其受顯戮尚書不能詰

徵五處士不至

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京兆韋著

徐穉非其力不足

穎川李曇帝悉以安車車以蒲果輪行故玄纁備禮聘之皆不至徐穉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屋舍不起蕃以禮請者

陳蕃下榻
姜肱同被

功曹時蕃為郡既謁而退者性方峻端方性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遇盜兄弟爭死盜兩釋焉袁安玄孫也苦身脩節以耕學為業著隱居講授屢繼母酷烈

魏桓隱身不出

能事之謹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疋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李雲露布

發明梁冀雖誅而姦倖充斥此豈可為之時諸賢不至宜矣列叙書之皆予之也

李雲不識

帝既誅梁冀權勢專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殺白馬令李雲弘

李雲不識

農郡名椽杜眾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有曰帝者諱也今官位錯亂小人名郡椽杜眾諂進財貨公行收化日損是帝欲不諱乎帝怒逮雲送獄杜

李雲不識

後漢書曰李雲草茅之士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擢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故

韓非有說難篇

以單超為車騎將軍

拜爰延五官中郎將

陳蕃任事則治

朕遣

聖賢之在則陋也

契也龍德之潛隱乃

序意有邪辟則器度錯違陛下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

聖賢之在則陋也

契也龍德之潛隱乃

序意有邪辟則器度錯違陛下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

聖賢之在則陋也

契也龍德之潛隱乃

序意有邪辟則器度錯違陛下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

聖賢之在則陋也

契也龍德之潛隱乃

序意有邪辟則器度錯違陛下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

聖賢之在則陋也

契也龍德之潛隱乃

序意有邪辟則器度錯違陛下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

聖賢之在則陋也

契也龍德之潛隱乃

序意有邪辟則器度錯違陛下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

聖賢之在則陋也

契也龍德之潛隱乃

序意有邪辟則器度錯違陛下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

聖賢之在則陋也

契也龍德之潛隱乃

冬十月以官者單超為車騎將軍官者為將軍自桓帝始且

十月以爰延為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將一人此二千石主五官郎

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

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

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令侍中面稱朕達敬聞闕矣拜五官

中郎將 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延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

序意有邪辟則器度錯違陛下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謂桓帝封蠡吾侯

契也龍德之潛隱乃封侯引見與之對博博局戲也有虧尊嚴惟陛下遠讓佞

之人納蹇蹇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疾免歸

丁南湖曰左傳載孔子云辭之不可以已蓋謂人臣諫君貴乎善為說

綱庚子三年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固初固知不免遣子基茲變歸

鄉里姊文姬同郡趙謀豫磨熨得免於難文姬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

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燹乘

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傭力也而成賣下於市各為異人陰

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燹乃還鄉里

按後漢書燹從成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燹後成卒燹

袁了凡曰李固遭梁冀之陷也王成為匿其子燹後陳嘗之戮也蕃友

辛丑四年九月以大鴻臚劉寵為司空寵嘗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

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為郎將作大匠山陰縣獨紹有五六老叟自若邪溪

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吠民不見吏年

老遵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勤苦父老

為人選一大錢受之為去聲人謂

吾政何能及公言勤苦父老

劉寵一錢

及公言

吾政何能

劉寵一錢

王成有古人之節

傭上各為異人

以劉寵為司空

嶺漢以

寵為司空

詔

吾政何能

及公言

劉寵一錢

吾政何能

及公言

劉寵一錢

吾政何能

劉寵一錢

皇甫規威
信降卷

陳蕃巨三

置生芻草
前而去

南州高士
問國家事

不答
諸子知季
禘之美

可及
諸子思不
待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皇諸志復反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羗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癸卯六年十月上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

時遊畋有節况今有三空之虞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

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耀旗揚武騁心與馬

之觀乎且時當種麥豈可勞民書奏不省

甲辰七年二月邠鄉侯黃瓊卒四方名士會死者七千餘人徐穉

至進爵哀哭置生芻墓前而去

高士徐孺子也

不答或曰可與言而不言孺子其失人乎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

高廉饑寒不可得而衣食之而為季禕

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

郭泰博學善談論初遊羅陽時

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

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認識通而高雅密而少華

夏鮮見其傳遂與為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

數千兩膺唯與泰同舟而濟眾宿望之以為神僊焉

丁南湖曰

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郡國

樹下聚芻夷踞

食母餘半慶置

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眉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

同飯

同飯

同飯

同飯

同飯

同飯

皇甫規威
信降卷

陳蕃巨三

置生芻草
前而去

南州高士
問國家事

不答
諸子知季
禘之美

可及
諸子思不
待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齊融一見

茅容孟敏
何如人

揖勸令從學

袁了凡曰

茅容殺鵝養母而具客以謙也。有道見而賢之。君子曰：茅也。髮為其以享之。夫母也。賢苟為子。致客髮膚之不愛。而何有於口腹。故茅母不陶母也。或曰：漢世尚辟舉。米証譽其竟也。俗統偽行。夫林宗舉人物之柄。以行四方。故上有嘖心詭理。以相中。當時以林宗為成。故人不而不悟其反敗風俗也。

孟敏不顧

孟敏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德性有分。決因勸令遊學。陳留屠屠傭為漆工。郟陵庾乘為門

士泰奇之後。皆為名士。其餘因泰獎進成名者甚眾。或問范滂曰：郭林宗

郭林宗何如人

何如人。泰字也。滂曰：隱不違親。介子推之類。晉文公賞從亡者。不及子推。貞不絕俗。柳下惠之類。由然與之。情而不自。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林宗隱不違親

吾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任泰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之

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諷誘不怠。徐樺以書

徐樺以書戒郭泰

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違。處泰感悟曰：謹拜斯

拜斯言以為師表

言以為師表

後漢書曰

莊周有言：人惜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故親將其明性。特有五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悔。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黃允與晉文經。恃其才智。徵辟不就。託言瘡疾。京師符融謂李膺曰：二

二子以蒙

子行業無聞。以蒙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

舉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後司徒袁胤欲為從女。求姻見黃允。歎曰：得賢

允罪惡而去。○譙郡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蒲

在陳留。考城縣。漢因秦大率。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

元家。為去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奐。城

陳元不罰而化

縣今改。署香為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

鷹鷂不若

志耶。鷹鷂之志。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香曰：以為鷹鷂。不若鷹鷂。故不

鷹鷂不若

為也。奐曰：枳棘之林。枳似橘。橘踰淮。北而。非。鷹鷂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跡。

枳棘之林

枳似橘。橘踰淮。北而。非。鷹鷂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跡。

枳棘之林

枳似橘。橘踰淮。北而。非。鷹鷂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跡。

枳棘之林

枳似橘。橘踰淮。北而。非。鷹鷂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跡。

枳棘之林

枳似橘。橘踰淮。北而。非。鷹鷂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跡。

枳棘之林

枳似橘。橘踰淮。北而。非。鷹鷂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跡。

枳棘之林

枳似橘。橘踰淮。北而。非。鷹鷂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跡。

枳棘之林

枳似橘。橘踰淮。北而。非。鷹鷂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跡。

枳棘之林

枳似橘。橘踰淮。北而。非。鷹鷂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跡。

泰師非泰友

乃以一月俸資香資助道跡之財費與香使入大學郭泰符融齋刺謁之刺以竹簡刺名於上

三公皆人

乙巳八年廢皇后鄧氏幽殺之帝多內寵鄧氏驕忌

楊求三不

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書法有大臣節

楊求有大

王暢嘗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

化人仕德

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

破柱取州

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夾壁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

李膺獨持

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時朝廷綱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風者雷厲風飛之謂裁能鑒別也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南書云

云徵東海相劉寬字文為尚書令常見歷典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官坐

蒲鞭示辱

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後漢書言寬

經對諸人感德

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按後漢書言寬

丁南湖巨

善善漢氏之哀麻者也

聖六建天

丙午九年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

地之中

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

禮者與福

也象禮之中昏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制樂節宣其

祥之本

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

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

此誠國家大福

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以皇甫規為度遼將軍

○**規**欲求退數上病猶言不見聽會友人喪

威明遊第

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電營當舉奏芳曰

威明字也

欲避第仕塗謂規意欲退歸第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

才河能申此子計

遂無所問

夏四月河水清

○**平原**襄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象設教春

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

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唯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

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

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

○**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

福初帝受學於甘陵

河縣屬直隸廣寧府

同郡房植有名當朝

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因師復印周仲

進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

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

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晁暗為功

曹皆委心聽任於是二郡為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

南陽宗資主畫

若言資備員南陽太守岑公孝

○**弘**農成瑨但坐嘯說文曰大學諸生三

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

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字不畏彊禦陳仲舉字天下俊秀王叔茂字於是中外

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

○**廷**復到門疑復不○**廷**復到門疑復不

岑晁勸成瑨捕誅張汎

○**廷**復到門疑復不

訟瑨竟死獄中晁逃竄親友競匿之

○**廷**復到門疑復不

無累後人公去以要君致覺自遺其咎吾可容隱之乎

晁竟獲免○**廷**復到門疑復不

嘗為新息長

○**廷**復到門疑復不

屬也欲引南謂欲處怒曰賊寇殺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

向城南案盜賊也

南北部黨人之議

○**廷**復到門疑復不

元禮天下

○**廷**復到門疑復不

仲舉不畏

○**廷**復到門疑復不

公卿競後

○**廷**復到門疑復不

賈彪閉門

○**廷**復到門疑復不

不納

○**廷**復到門疑復不

賈彪為新

○**廷**復到門疑復不

息長

○**廷**復到門疑復不

屬也欲引南謂欲

向城南案盜賊也

處怒曰賊寇殺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

向城南案盜賊也

屬也欲引南謂欲

向城南案盜賊也

屬也欲引南謂欲

向城南案盜賊也

聖事北行
此賈父所

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為賈

丁南湖曰

行仁之道自近及遠賈偉節先不忍於一邑之胎產故不忍於天下之名賢由是獨說實武霍謂訟黨人之究其善行仁

袁了凡曰

理之黨綱傳賈虎為新息長亦按殺母之殺子者以殺子與殺人均罪其法乎且殺人父母以生其子其情理乎夫父子天性也

子而父母殺之其長民者教之無素養之不豫可知已孰無砥礪之愛乎夫制之常產俾俯仰有資也嚴之至式俾嫁娶勿喻也如是而有不養子者乎信其父母罪矣不然而徒以重法禁之雖其父母日殺而子不能舉也非其父母罪也

張成風角

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

李膺督使收捕既而逢宥復免膺愈懷恨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

宦官宦官教成弟子牢脩書膺等奏大學遊士共為部黨誹訕朝廷

於是天子震怒逮捕黨人案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

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

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

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

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皇陶滂曰皇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

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

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書法

發明

紅瓊山曰

後世册黨之名始於此

之微而馴致於禍害之大不徒禍其一身一家而且延及于天下之廣

盡除善類以傾人天下國家者往往假此以為名是其為禍非獨在于

陳寔不肯
平署

陳寔先請
統獄
皇陶古之
直臣
范滂不祭
皇陶

諸君分受
其咎
一筆更力障
波流
明變之名
始于此

皇甫規耻不與黨

威明西川家傳

時人謂之季杜

杜密多所

李陵清高

一時而且及于千萬世矣時後之士大夫尚鑒諸此而以口舌為戒哉

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遠將軍漢明帝置度遠將軍屯五原塞以防南匈奴自後因

之故設此官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耻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

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大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

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皇甫威明自謂西川豪傑其真豪傑矣乎自薦以平羌虜忠且勇也對策而刺梁冀剛且直也舉張奐以代已職辭且讓也史稱其功成於戎狄而身全於邦家良有以夫

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季杜去官還家每見守令多所陳

託同郡劉勝亦告歸鄉里閉門掃軌除轍迹示不與人交也無所干及

太守王昱謂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

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寒蟬寂莫無聲喻勝寂然不言也此罪

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負刑

得中令聞休揚謂善美之名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劉季陵閉門掃軌杜周市干謁陳託操尚執當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向何居卿似不能言者如季陵常道也造

圖以費武為城門校尉○曰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

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大學諸生及旬施貧民由是眾譽歸

之

綱丁未永康元年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時陳蕃既免朝臣

震慄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

校尉費武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

陛下稷高伊呂之佐穆名棄姓姬氏尚音竹姓子氏而虛為奸臣賊子所皆舜臣尹名摯太公封于呂

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書奏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

獄訊黨人甫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有言見善

東漢說解
費武中理
黨人
雁等志經
王室
穆尚伊呂
之佐
范滂獄辭

善善同其

清

顧理首陽

山側

范滂不規

夷齊

往霍謂

而不謝

叔回不見

和奚

如不及見惡如擇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

不悟更以為善苦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

滂于首陽山側首陽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

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乃赦

黨人二百餘人放歸田里禁錮終身謂禁止錮塞其仕進

趙雪航曰一時黨人互相標榜以高抗一世議論激切固未合於中道

肆為高論以扶持世道原其本心非盡私邪也人君聞其言而反之已

吾有是邪從而改之吾無是邪因此而豫為之戒其於君身國政未必

無補也奈何信任小人之言一切以為非謗實之於法而又禁錮其終

身真氏謂禁錮終身自太古無為之世所未有也嗚呼人君為天地民

物之主乃使人鬱結而不得自伸是豈有道之世哉况所禁錮者又皆

世所謂賢人君子者哉

見滂往候霍謂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叔向名肸姓羊舌氏春秋晉公族也○向音亨

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

千兩左傳襄二十一年晉執政范宣子殺欒之黨叔虎與焉宣子

初詔書舉鉤黨舉劾也鉤黨相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

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從事坐傳舍從事中郎官也主責曰

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

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

善則平原之人尸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舉奏弼會

丁南湖曰君子於黨錮諸賢衰之則以其公忠貶之則以其矯激史公

書而後遺棄市之

其復罪足以重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昔人刑

願九死不恨及下詔獄魏即毀變冠服詐為家僮贍護之弼受誣當棄

其復罪足以重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昔人刑

願九死不恨及下詔獄魏即毀變冠服詐為家僮贍護之弼受誣當棄

願九死不恨及下詔獄魏即毀變冠服詐為家僮贍護之弼受誣當棄

平原獨無

所上

平原獨無

獨無

平原獨無

平原獨無

漢桓帝十一卷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王喬不娶

問揚喬徐
儒子人品
優劣何如

市即與同郡人賣郡即行路於覽得咸死輸左校人或幾日平原行貨
以免君無乃屈乎陶丘洪曰昔文王姜里閔散懷金史弼遺惠義夫獻
至亦何疑焉兩孝廉皆義士而瑜能以道輔其志者經也即能以術濟
其身者權也
**自實武所薦楊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
不聽遂不食而死**

方正學曰

揚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
至榮也喬惟恐為所污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力奪哉使喬不
死命為大臣屈以天下漢猶可與也拒帝不為天下慮而為一女計可
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吾嘗喜孺子為人饑不可得而
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為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
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孺子不孤矣其
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良可恨
也

八月邑郡言黃龍見

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黃
龍語遂行太守欲上之郡吏傅堅曰此走卒戲語
耳不聽

**十一月丁丑帝崩嘗太后臨朝城門校尉實武定策禁中迎河間孝主
曾孫宏立之時年十二**

賀善贊曰

桓帝即位二十二年自延熹二年前所書多為神異事
遊政急征斂凡三立后兩不食死雖嘗三以震食舉賢一徵處士往往
皆具文其喪諸淫祀皆有見者然再祀老子則亦偶然而已此桓之所
以為也

胡致堂曰

桓帝所厚者中官所悅者女寵惟此兩途耳冀初無取怒於
又欲殺中郎鄧香妻曰而後貴人鄧猛帝於是大怒夫豈為宗社計哉
爰延中主之對謂帝曰與為善者亦誘掖之言耳陳蕃雖嘗為尚書忠
言屢進十不納一中帝侍黃門放
縱自如安得言陳蕃事則治也

孝靈皇帝

諱宏肅字玄孫解濟亭侯其之子也桓帝無子實太后上
除內難於是也賜爵除而虎狼入室矣

戊申建寧元年以實武陳蕃胡廣參錄尚書事

錄定策功封實武為聞喜侯

遂郡盧植說武曰足下建立聖主四海有
相後披圖案牘以次建之何勲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剛
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奢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講讀年未嘗轉
盼融以書定策功何譏私也實武忠實也曷為書之如梁冀武不能辭
是敬之書則亦不足貴矣故下書封陳蕃不受而善蕃所以愧武也

封實武為
聞喜侯

轉尚書

實武所以

實武

封陳蕃侯不受
陳蕃秉政
同心戮力
以獎王室
天下想望
太平
望之困
石顯

綱封陳蕃為高陽鄉侯不受太后以蕃舊德特封之蕃固讓不受
綱初嘗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曹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天下之士莫不延頸而望也言舒想望太平而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相與朋結詔事太后太后信之蕃疾焉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宦官石顯誣諸况今石顯數十輩乎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武收宦官考問蕃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決曹節召尚書詹事使作詔板詔板本簡為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收捕武等武不受詔執蕃送北寺獄殺之時張奐徵還節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圍武自殺遂遷太后於南宮於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巴肅始同謀誅宦官事泄宦官收之肅自載詣縣令欲與肅俱逃肅不從遂被

不
二人忠有
然而謀不
曹武後事
不
張奐北州
人家
陳蕃入失

誅張奐遷大司農封侯與深病為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發明蕃武之志在於為國不幸二人忠有餘而謀不足一跌不收漢亦以公

楊顯山曰曹節王甫竊弄神器固天下所同疾實武以至親操重柄招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武不能乘機大策收為己用乃廷同達且使逆賊得以欺奐而使之立不

胡致堂曰陳蕃位上公實武本兵柄同心協力請治關尹而不能勝何而司謀校討河南尹未有署置二失也中官罪惡顯者若可發可除自餘慰安之孰不畏服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后猶豫未忍此事機也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閉官省門衛迅速掩捕武曾不決四失也既收鄭連後印行刑尚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是為元惡必待鄭連詞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廷新立內豎膠固既與為敵乃使人納奏已出府宿七失也兵權在手素不為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八失也至於陳蕃固難將官屬諸生拔刃入尚書門欲何為耶以此觀之陳蕃公忠而短於術武無足稱矣

方正學曰賢武之謀誅曹節王甫其志可謂忠矣而身不免受其殃世蕃及同謀之士天下之所惡宜乎去之如拉朽後腐事之成可以萬全而

術
而短於才
陳蕃公忠
胡氏謂有
八失可得

下之賢而誅天下之所惡宜乎去之如拉朽後腐事之成可以萬全而

卒不成者以待其可成而忍之也。臣官之威行於中外矣。其根幹盤結宮者甚固。為誅之計。當使策謀預定於外。一旦會在廷之臣。自太后及帝。縛而夷之。如雷震之擊。山嶽之壓。使之不暇生變。拱手伏辜。則不盈朝而大患去矣。今武則不然。自五月六月。謀之。至于九月。而始發言。於太后。而再三。而蕃復。上疏陳其罪惡。請太后宣示左右。及攻其同黨。不嚴焉。之構。而從容歸府。使宦豎得發密奏。胡帝為變。其失計不已。甚乎執犬于牢。猶恐其噬。而以兵自衛。兇節甫宮。省久吏。烏可謀誅之。而不為備哉。遂使太后變遷。身亾家滅。海內賢士。戮殺殆盡。而漢隨以亾。其志雖忠。其才不足稱矣。

張了凡曰。張然明。深病為節所賣。因辭候封。及二年。青蛇雷電之異。與雷兇。召自過垣。入司。其柄。雖孤。實無借勢之援。後進。非同謀之素。然其目之下。亦當知世有青游。平陳仲舉。與乃受欺。宦豎。于刃。元臣。豈能知之。不審與。然則。世後。憤讓。封莫救。已成之過。與哀。改差。徒傷。酷死之冤。謂之何哉。

綱。已酉二年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雷雨。雷電詔公卿言事。○自謝而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而目。以見天下。○守善重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太尉。司徒。司空。太僕。惟劉寵斷守善。餘皆素餐。致之。人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兩掠死於獄。

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為新豐侯。

司馬公曰。先王之於夷狄。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而已若不分臧否。不辨捷有不與。君子所不與也。去來悉交。役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然則段熲。明為將。雖克

段熲明君
守善

士大夫皆
高尚其節

三君一世
所宗

顯爵後及

綱。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關初膺等銜廢。綱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事。故曰。汙穢。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其相標榜。相表。為之稱號。以實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音。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及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暉。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道人追宗者也。○導引也。追宗者。謂所宗仰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胡公之後。公子元。奔齊。遂有齊國。齊宣王。母弟。封。母。鄉。秦周。蕃。嚮。反。王章。為八厨。厨者言遠本。胡公。近取。胡。色。故。以。之。為。氏。秦周。蕃。嚮。反。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寶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寶誅膺等。復發宦官疾惡。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李膺與張儉

膺等每下詔書報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妻俊邪為

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等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

也板榜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謂相鈞援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范

滂等請下州郡考治上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

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

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願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

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後漢書曰

汗險之中謂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毒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

而天下之士奮迅感概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

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周德恭曰膺已廢錮而猶書刑司諫者廢不以罪故也廢猶不予凡殺

類漢室至是固已凶矣然范滂張儉等不得列書于冊者此又綱目有

不滿諸賢之意呼人之云凶刑國殄瘁一時之人才所謂賢人君子者豈

石瓊山曰首誌戮豈斯人之不幸哉世道之不幸也夫上天生才以遺

人君與之共持世道人君不知所重不惟不能用人而反有以害其

也然則為黨人計當如何曰未用則明道待義以待時勢之可為而不

是已非人以招亂既用則積誠系計以冀拯括之可移而不淺謀輕舉

以速亂則得之矣

汝南督郵官名吳道受詔捕范滂至征征范縣名范滂曰

吾道受詔捕范滂至征征范縣名范滂曰

汝南督郵官名吳道受詔捕范滂至征征范縣名范滂曰

吾道受詔捕范滂至征征范縣名范滂曰

吾道受詔捕范滂至征征范縣名范滂曰

吾道受詔捕范滂至征征范縣名范滂曰

吾道受詔捕范滂至征征范縣名范滂曰

吾道受詔捕范滂至征征范縣名范滂曰

范滂

范滂請獄

何敢以罪

李杜齊名

范滂遺教

嗚呼

郭泰知滂

室之入

郭泰不為

危言激論

也

一綱目不滿

四十八

處濁世而怨禍不及
問八俊八
顧八及八
耐何如

伯王耻獨
滿君子
足下如何
專取仁義
昨廷載半
王

王若溪曰 孝桓昏暗不明信任寺人之諧誣枉諸賢為黨人逮捕下獄猶出深淵而登平陸蓋盤桓林泉之下優游卒歲豈不美乎及靈帝即位蕃即起為太尉李膺等仍列於朝未幾陳實二公為王甫曹節所殺時勢大變有識者寒心宜高飛遠舉以避其禍矣諸賢不慮禍患之臨猶悅俊顧及厨之美稱殊不思奸邪媚嫉者厭此清高之名士也及南節奏諸公為鉤黨下諸郎考治諸名士皆被其禍累及親朋身亾家破矣先正有曰邦有道其言足以與邦無道其默足以容矧可峻行危言非許朝政欲救橫衰之弊故抹虎狼之吻此諸賢志弘慮淺自求其禍以覆宗也悲夫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 謂窮迫之中見門即投莫不重其名行破家

相谷 肯破壞其家業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

欽就席曰張儉有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 廷

欽曰 遵伯王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

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 今欲分之謂欲分收仁義之美名明廷

去 篤導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儉與魯國** 魯國即魯郡今曲阜縣是**孔褒有舊**

古抵褒不遇 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世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

孔褒一門
爭死

夏護隱名
避禍

剪髮變形
奈何載禍

相餉

一掌壁江
河

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罪

母曰家事任長美官其幸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獄之

儉亡命歎曰 孽自己出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

髮變形入林慮山中 慮首閭林慮山在隱姓名為治家庸人無知者

後漢書曰 王顯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隣其壯志而爭為之主至

丁南湖曰 儉不然而哉儉之亾命困迫若能如魏朗尹勳之自殺是亦為

勇若能如夏馥何顛之深遁是亦為智夫何鼠竄偷生望門投止其所

經歷伏重誅者若孔褒輩已十數矣連引收考者編天下矣儉雖百死

不足以及贖貽殃之重也顧乃於黨禁之既解也呼有還鄉之樂有少府衛

對之榮有闔門懸車之安有八十四歲之壽嗚呼人皆為我死而我獨

生人皆為我害而我獨利有義氣者安乎哉此黨人之所以不皆賢也

固孔褒一
門爭死何
如

陳寔獨用

行已立身
自有法度
直道見特
分明

袁閔堂

方崑山曰

甚矣習俗之易以移人也。人情愛生而怖死者莫婦人若也。其母不待其兄而自匿之以召家門之禍其死有辭焉。寔不必死以養其母可也。然猶可言也。其母亦欲自當其辜則無謂矣。豈非習俗如此。故雖婦人亦以輕生為尚耶。萬一朝廷竟坐其母則二子將何以立於世。而或皆賜之死則於身及親之罪又何可以自解於天下哉。

固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

黃勉齋曰

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嘗竊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善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籍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道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塹者。

袁了凡曰

陳仲弓之弔張讓致堂胡氏以擬易之見惡人予以見者謂其嗜昔而知死者則哭其死知生者則弔其生斯亦何過惟風昔無知而一旦爲無從之涕則按以不誠之表納以無因之交不喻情損節乎或曰杜喬爲大鴻臚也梁冀女死而喬不往會喪則何如曰禮殤者不吊何會喪之有雖然與冀同朝吉凶通之致其惻怛信而問之其可也

袁閔以黨事起欲投迹深林以世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

戶自牖納飲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

幾之智諒哉但世歿不爲制服設位寇至誦經不移晷時人有狂生之謂也。○**監初范滂等非許朝故自公卿**

以下皆折節下之

折節者謂屈折也。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

復用甲屠猪

猪在豕則殺其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

爲擁篲先驅

擁篲謂列弟子而受業也。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

迹於梁陽

梁陽唐因樹爲屋自同庸人也。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超

然免於評論

然免於評論。按東漢之世尤武之崇儒也。舉逸民酒春夏之候也。明章

折至於頂首

折至於頂首。氣覆家宗其大冬。箴雪生意索然者乎。嗟嗟千載令人

鳥咽而不平也

鳥咽而不平也。良可悼哉。良可悼哉。

司馬公曰

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

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撻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致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咸滅。而國隨以

亡。卓乎其不可及也。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監壬子熹平元年三月大傅胡廣薨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

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

不學爭慕
其風
申屠蟠獨
嘆
絕迹梁陽
之問
超然免於
評論
郭泰明哲
保身
申屠蟠見
幾而作
泰蟠不可
及

九國監甫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一

胡廣中庸

太尉又歷事六帝辟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成並為三司練達故事明
解朝章鮮胡買反曉也故京師諺曰萬事未理問伯始胡廣字天下中庸有胡公然

大臣為國

枉石
大臣以安
國家定社
稷為已任

溫柔謹愨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默帝曰大臣為國枉石處天下危疑之際當以安國家定社稷為已任

趙雪航曰

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廣有何德而以天下中庸

擗叔自隨

策惟取媚或宦爵害正人憐無方面之賢為宦者所惡論討賊功當封
與黃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家之微從茲始矣嗚呼斯言可傷也
哉黃書曰忠諫獲罪上書願與同死此廣親目所親也靈帝信王甫曹節
之誣目李膺范滂諸名士為鉤黨廣為三公曾無片言之諫非但為漢
庭之罪人亦雲霓之罪人也既不能匡扶漢祚又不能引身而退竊祿
固位與時浮沉八十二歲乃死諺所謂愚福而壽壽也老而不死鄉原
德之賊廣之謂乎

皇太后實氏崩曹節王甫等欲不令太后配食時太后配食桓帝吾不生

蔡邕刻石

正石經于
太學門外

甲寅三年冬十一月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會稽妖賊斬之
乙卯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字伯喈為古文象隸三
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鑄五經於石碑名曰石經使後學取正

丁南湖曰

秦政坑儒焚書蓋儒與書必相廢也夫書莫大於五經吾幸

五經之入漢也武帝置五經博士宣帝講五經於石渠閣明帝道五經
師章帝講五經於白虎觀之四帝者崇用儒生而經學大顯矣至於靈
帝則黨禍以興名儒以滅章句以疎而科第之士賂買蘭臺潦書經字
以合其私文故為此石刻以參檢之嗚呼聖經所以正君善俗者也略
之者但以營貨刻之者但以防奸而漢氏尊經之道斬矣可為四帝一
長嘆哉可為斯文一太息哉

蔡邕諫行
三五互法

蔡邕上疏曰幽冀闕職經時二州久不補吏民延厲而三府選舉云避三五

州之士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臣願蠲除近禁不從

溫公曰

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

法制不煩
而天下大

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孝靈之時刺史二
千石貪暴而朝廷方守三五之禁豈不適足為笑而深為可戒哉

曹鸞中理

丙辰五年永昌太守

永昌郡名屬雲南道

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崩德或

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災異水

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即詔收鸞下獄掠殺之更考黨人禁錮及五屬

屬族也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限內之親也

宣陵孝子

丁巳六年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帝陵墓孝子者數十人詔督除太

子舍人按蔡邕上疏曰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群聚山陵假名稱

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詔為舍人者改為丞尉

丁南湖

稱謂天子之子孫豈他人所得而冒稱耶冒稱之者亂賊也故冒

制度矣而冒稱宣陵孝子者靈帝乃拜為舍人及蔡邕上疏極論其非

帝亦不聽但收舍人為丞尉然則他姓之祠漢乃帝之所賞耶嗚呼此

趙苞棄海全城

十月鮮卑寇遼西郡太守趙苞破之○國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

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劫管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賊出母示苞苞悲

義不得顧

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母作禍首為母子全為王臣義不得顧

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

義爾其勉之苞即戰破賊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

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趙苞急於王事

發明趙苞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全其出故雖血而

徐庶於此

程明道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此母之

之矣方正學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

母以勝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恃此以為存亡乎

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况善於謀者

未必失君之土地乎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

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為請彼樂

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苟利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進之彼雖得吾城

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乎雖可以存

天下君子猶不忍也况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

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

母之愈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袁了凡曰。母曰。是無策矣。必不得已。城歸之。君身歸之。母可也。則棄其

守土可乎。曰。母子天性也。舜蓋敬其母也。天下而身從父矣。抑不曰。在君為君乎。曰。為君者。事有大於殺其母也。墟王國。屋帝社也。以大漢棄一苞。直毛髮耳。於母則軀命也。曰。苞母也。賢嘗申伏劾之命矣。曰。雖母命之庸能解人子之心乎。或曰。身可降矣。城不可失。必有其託而後可。不然。寧守而不遠戰也。詎知賊挾質而求。不得所欲。肯置其母去乎。吾為苞計。其不戰而死。可也。不戰以平其心。一死以明至心之無所解。盜不感而助。亦不殺其姑。其不殺姑。以樂妻之。自殺也。羞挾苞母苞不自別而死。羞何殺空齊之。嫗哉。惜苞之為母。而不如樂妻之於姑也。世以徐庶。繩苞者。庶無專城。其於去也。易於苞矣。

置鴻都門

綱戊午光和元年二月。置鴻都門學。鴻都門名也。靈帝於門。置其諸生。

王君子皆

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王君子皆。耻與列焉。

耻與列

書法。書。譏也。道學美事也。則何譏。於是諸生皆出。辟舉。往往多無行。趨勢之流。其所取者。文賦尺牘。下至鳥篆。果何益於教化哉。

論道經邦

綱以張顛為太尉。顛。中常侍。書。唐。珍。中常侍。衡。弟也。張顛。中常侍。奉。第。也。司空。太尉。皆若人。而論道經邦之事。

之事

雖化

綱四月。侍中寺。此。雞。化。為。雄。書。法。侍。中。寺。何。內。置。也。舊。制。侍。中。中。常。侍。出。入。禁。中。至。東。漢。而。中。常。侍。皆。宦。者。於是。闕。登。用。事。此。雞。化。為。雄。變。不。虛。生。矣。唯。化。為。雌。與。也。女。化。為。男。其。哉。

雖化

綱七月。青虹見王堂殿庭中。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蔡邕對曰。臣

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

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現墮雞化。和氣所生。不止之象。皆婦人干政之所

致也。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

臣也。聖朝既自約厲。左右。指乳。丑。趙。姚。及。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

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章奏帝覽而歎息。帝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

人飛章言。苞。私。事。下。維。陽。獄。呂。疆。故。之。徒。朔。方。

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而廢之。是月。晦。日食。尚書盧

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宥。宋后家屬無辜。不得歛葬。宜救收拾。以

安遊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請謁布求。一宜禁塞。選

蔡邕直諫

下獄

大臣君之

四休

規頤鵠化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天子宜弘大務
初開西邸
西園立庫

唐堯比德
子孫
死後復致
大鳥
寡欲帝王
之大德

楊球指碑
發

舉之士責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弘大務蠲略細微不省

是歲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

隨縣豐約有賣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
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及即位每嘆恒帝不能作家居曾
無私錢及賣官聚錢以為私藏
嘗問侍中楊奇曾孫曰朕何如桓帝對

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直楊震子孫死

後必復致大鳥矣集喪前悲鳴集軍乃去

胡致堂曰政好貨以祀宦侯君藏之惡公卿寡欲無求則公卿化之不

不敢營利以取禍斯為盜之罪而朝廷清政事治矣惟上下交征而無

饜足也於是開私門廢公道政不秉官失德財聚於上而奢費無度人

怨於下而誅求不止雖危亡在前篡奪在後為欲所蔽終不悟也靈帝

崇積私帑亦云富矣曾不五年散於大盜西園難據而又陵莫齋其為

來世人主之監豈不厚乎

已未二年宦者王甫伏誅段熲有罪自殺○初王甫曹節父子兄弟

為卿校牧守者布滿朝廷所任皆酷段熲以輸貨得大尉尚書令楊球嘗

拊髀發憤曰若楊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球奏甫頑

等罪惡悉收送雒陽獄磔甫死

發明段熲在漢功亦不少然阿附宦寺輸貨得官當是

封中常侍呂強為都鄉侯不受○因上疏陳事言宦官不當受茅

帝知其忠而不能用人言宦官不當受茅

綱庚申三年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

人帝怒欲廢后侍中官固諫乃止

監作單圭靈昆苑單圭靈昆司徒楊賜賜秉諫曰先王造園裁足以脩三

驅之禮新美芻牧皆悉往焉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

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四十里人

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爲之

此曹子安得容

呂強御封

為成

呂強有清

忠奉公之

節

作單圭靈

昆苑

驅之禮

任芝樂松

論有何如

道大如天

大人欲速

其功

聖人與我

同志

春秋肯息

奸究囊囊

弁髦主梗

放鴟鳥而

囚焉鳥

驟馬御史

胡致堂曰

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邪說之害至五經語孟而國者用以為名湯武順天革命而伐君者取以藉口。胤侯征義和而討不附已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主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為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為大人欲速其功也。致碎管叔囚蔡降霍非為已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為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措足則出錢貨民而取其息曰。載不售與帶同則置官畜貨而自為市有父之難。恣肆不報則曰春秋貴息兵。以華夏之尊。臣服仇虜。則曰文王事比夷。遂使詭譎儒術者。舉是為笑。曰五經語孟殆亦奸究之囊囊耳。彼樂於任芝之。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主梗。未足多誦。至使六經孔孟之格言為後人欺也。收龍之資不容不辯也。

綱壬戌五年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天尉許臧司空

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小郡

清循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

其私所謂放鴟鳥而囚焉鳥帝以讓臧濟諸坐徵者悉拜議郎

○桓典為侍御史宦富受之典常乘驟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

避驟馬御史駮反書法始書桓典嘉樂賊也

綱甲子中平元年初鉅鹿漢縣名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眾共神之徒

眾數十萬凡三十六方方猶將角弟子唐周上書言多有詔追捕角等角

救諸方俱起皆着黃巾以為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旬月之間天下響

應京師震動帝召郡臣會議非地郡太守皇甫嵩嵩規之以為宜解黨禁

中常侍呂強亦曰黨錮之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為變滋大帝懼而從之

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

綱三月殺中常侍呂強張讓等贊呂強與黨人共議發明侯覽之死則書

發兵遣盧植皇甫嵩朱雋討黃巾雋戰敗會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合

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操少機警有權數太尉喬玄及南陽何顛異焉玄謂

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子顛見操嘆曰

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都字子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

非命世之

才不能濟

安天下者

數端霍光

春秋褒善

救惡

皇甫嵩鮮

堂孫

綱甲子

綱甲子

綱甲子

五六

必是人

治世能臣

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曹操往造邵而問之曰我何如人邵鄙其為人答操乃劫之劾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操後為魏太祖

丁奉曰

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許劭與兄靖數論鄉黨人物皆求其善而非其惡也予考劭與靖兄弟不協劭為郡功曹非賓靖不得齒叙而靖以馬磨自給是時黨禍之慘方以覈論為罪人之善非人之惡哉况聖如孔子七十而後從心賢如蓬瑗五十而後知非惡可以月旦之問夫人之臧否也是時黨禍之慘方以覈論為罪而二狂之不悛如此幸哉其漏網耶

方正學曰

許劭謂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昔人以為唯論余狼明主在上制之以法束之以威虎豹豺狼去玄夜而流白日持不敬肆其噬齧而已豈遂化而為麒麟騶虞也哉夫能臣者以義處其身以道事其君惟以忠國家成事功為職而身之禍福用舍不與焉如漢諸葛公唐郭子儀近之矣彼曹操者以權許為智以巧滿為容使其遇英明之主譬彭越之歸漢李密之降唐亦終於誅滅而後已何以為能臣於治世哉

袁了凡曰

漢許劭能滅袁紹之與服隋李德林能去崔暹之車徒劭德林皆孤傑獨行之士立其力有所勝迺能禁人輸制使人意消神沮於辭色之外固知毛珣典選而貴臣守度長吏禁車軍吏徒行揚聲入相而上將撤聲樂中丞改第宅京兆尹減騶從舉非異事彼一

介士而其所樹立所鼓動不已遠哉

和正循水

宋雋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邪正不宜共國亦猶水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亾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其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秦白起至趙忠惡之燮功當封忠諫之帝猶識燮言不

燮功亦竟不封

之罪然亦竟不封○綱以曹琰為交趾刺史○國交趾多珍貨前刺史無清行故吏民作亂琮到部各使安其資業蠲徭役誅渠帥選良吏百姓以安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更不能飯○鑑盧植破張角

賈父來晚

垂當拔之宦者誣植抵罪詔皇甫嵩討角嵩與角弟梁戰大破之斬梁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國威太守恣行貪暴冀州從事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

和以自解訪於漢陽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報之勳不從乃

諫鵠曰夫繼食舊律謂養鷹必羈繼而飼食之欲其鷲也鷲而亨鷲音至擊鷲而亨音烹之將何

蓋勳不見
正和
吾為使君
諱
蓋長史賢
人

無有形同
執異

以崔烈為
司徒

冀州名士

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為正和也。怨之如

初，後動為走，所敗身被三劓，堅坐不動。羗道吾以身杆眾曰：蓋長史賢人，

汝曹殺為負天，勳節罵之，遁。五下馬與勳不肯上，群羗服勳義勇，送還

漢陽。○綱：先備擊南陽黃巾，連破之。○時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為帥，眾

十餘萬，據宛城。雋鳴鼓攻西南，自將精卒掩東北，乘城而入。賊帥韓忠乃

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雋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

無定主，故實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縱敵

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

綱：乙丑二年，崔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傅母，宮中阿保也。蓋當

保入錢，西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小靳，固惜之也。可至千萬。本冀

園得之。因入錢為司徒。厥子鈞時為虎賁中郎將，對父曰：人嫌其

丁南湖曰：崔烈入錢為司徒，厥子鈞時為虎賁中郎將，對父曰：人嫌其

而聲譽頓衰，後拜太尉。

丁南湖曰：崔烈入錢為司徒，厥子鈞時為虎賁中郎將，對父曰：人嫌其

而聲譽頓衰，後拜太尉。

丁南湖曰：崔烈入錢為司徒，厥子鈞時為虎賁中郎將，對父曰：人嫌其

而聲譽頓衰，後拜太尉。

傅燮正色
拒趙忠

楊會吾之
程嬰

陳寔表正
鄉閭

不為陳君
所短

後漢書曰

有不談此者

則芸夫牧豎

已呼之矣

故時彌惛

而其風愈

丁南湖曰：崔烈入錢為司徒，厥子鈞時為虎賁中郎將，對父曰：人嫌其

而聲譽頓衰，後拜太尉。

丁南湖曰：崔烈入錢為司徒，厥子鈞時為虎賁中郎將，對父曰：人嫌其

而聲譽頓衰，後拜太尉。

丁南湖曰：崔烈入錢為司徒，厥子鈞時為虎賁中郎將，對父曰：人嫌其

而聲譽頓衰，後拜太尉。

丁南湖曰：崔烈入錢為司徒，厥子鈞時為虎賁中郎將，對父曰：人嫌其

而聲譽頓衰，後拜太尉。

丁南湖曰：崔烈入錢為司徒，厥子鈞時為虎賁中郎將，對父曰：人嫌其

而聲譽頓衰，後拜太尉。

丁南湖曰：崔烈入錢為司徒，厥子鈞時為虎賁中郎將，對父曰：人嫌其

而聲譽頓衰，後拜太尉。

陳先生進
退可度

清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
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鼓
教廢於上而風俗清於下也

袁了凡曰

陳寔為郡功曹時侯覽託其吏於太守高倫寔為補用之及
託者以全其主也往見非義也而赴張讓之喪者以全其黨也夫苟可
以扶善人而恬小人之心雖汚其身亦為之所謂太丘道廣者非耶然
恭順貞厲含章直方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太丘豈有求
於世者君子謂二事也有太丘之志則可

州任之重
自此始

同戊辰五年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宜置牧伯選清重名臣以居其
任朝廷從之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位以焉為益州牧劉虞

恩信
民夷懷其

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焉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州之
同十月講武於平樂觀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二匝而還問討

觀
講武平樂

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何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
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

書法

講武於京師非禦備也

破王國

己巳六年二月皇甫嵩擊王國天破之○國初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
拔疲敝解去嵩欲擊之董卓曰窮寇勿迫歸眾勿追嵩曰不然吾前不擊

避銳待衰

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鬪志
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破之卓大慙恨舉高自障○四月帝崩

班固贊曰

靈帝負乘委體宦孽傲凶備非
小雅盡缺糜鹿霜露遂棲宮雘

賀善贊曰

靈帝信宦豎殺忠賢當時變異有終綱日所無者帝亦可以
知變矣力止作單主作列肆起四百尺觀造萬金堂鑄銅人

有恒言曰桓靈靈又甚於桓也

監皇太子辨即皇帝位四年十何太后臨朝○國中軍校尉袁紹因勸太后

天贊之時
不可失

兄何進悉誅諸宦官謂將軍兄弟並領勁兵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不可
失也進乃白太后太后不聽紹等又為畫策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

掩目捕雀

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求物尚不可欺以
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此猶鼓洪爐燎

心綱監書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五

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

功必不成進不聽○鑑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

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

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進召董卓使將兵詣京

師尚書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張讓等竊倖

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難雖痛勝於內食今臣輒鳴

鐘鼓如維陽請收讓等以清奸穢卓未至進為中常侍張讓等矯詔所殺

袁紹聞進被害乃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張讓困迫遂將帝與陳

留王協出穀門讓等投河而死

發明進之此舉乃欲為喙而攻疾耳疾未去而藥殺人曾不如不

趙雪龍曰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患而夫去之是以癯夫而

即死漢唐之公由此故也漢唐末世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任宦官

官去則天下無事故漢之竇武何進唐之李訓鄭注擊之不勝止於身

死袁紹雖亂擊之而勝漢唐遂因之而公方其未去是果然者癯而

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死繼之矣噫後之人君自謀其國者其尚

思所以消導解散之母使癯生吾之頸而至于不可去謀人之國者亦

毋欲快吾之一夫而傷人之命哉

丁南朝曰列史之是非必待綱目而後正且如竇武何進同為元舅同

居宰輔同倚太后之威同藉群英之勢同謀誅宦官而死故

范史以之同論信乎其取類之同矣然而猶有大不同焉蓋武之所借

者陳蕃而忠賢相濟進之所召者董卓而寇賊相資故綱目書太傅陳

蕃大將軍實武奏誅宦官曹節等是褒武之借蕃也書大將軍何進召

董卓將兵詣京師是責進之召卓也而范史之是非於是乎始定矣

鑑帝獨乘一馬從雒舍南行董卓聞帝在北迎於北芒阪下早與帝語

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有廢立之意遂廢

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為帝是為弒太后何氏

目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實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

董卓擢用

天下名士

董卓待祭

三日周歷

三臺

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為侍中爽拜平原相

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并司空首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七十三

得徵事矣日而不答

蟠獨不起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

趙雪航曰

爽邕雖貴顯一時一墮損名節一喪辱身命皆弗全其名操不移高潔之志故處亂世而介然不汚與姜徐諸君子同軌豈不謂之明哲知幾者乎

尹遂昌曰

申屠蟠見幾而作獨免黨網之禍至是不為董卓所屈異乎荀爽諸人若蟠者真無愧於處士之名矣

袁了凡曰

蔡龍損靈養虎奪猛以其所欲受於人也蔡邕名世逸材荀爽當代若德皆滯跡於董氏始畏其威既悟其榮矣雖誼申顯導誅切噫嗚既無漸達之高徒深遇雨之溫哲人不為也

綱以黃琬為太尉楊彪為司徒荀爽為司空

綱以袁紹為渤海太守○目卓購求袁紹急周必伍瓊曰紹恐懼出韓非

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滿天下若收豪傑

以聚徒眾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

矣卓乃即拜紹渤海太守又以紹從弟術為後將軍術操為驍騎校尉術

韓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

申屠蟠無愧處士之名

以袁紹為渤海太守

袁氏樹恩四世

綱鑑十卷終

